

序

少時讀漢書地理志驚歎以爲絕作惜其上溯古蹟旁羅水道
宏綱已舉細目未賅雖爲書之體固然而於探奇者古之懷猶
歉然弗愜也嗣讀酈善長水經注深美其用意足輔班氏所不
逮蓋班之志水撮舉終始而所過之地從略酈則於漢世郡縣
端委并包曲折貫串旁引支流以千數百計使後之按渠訪瀆
者一展卷而如案古圖書班之志地根據經籍俾三代以來之
要典不至放失無稽酈尤因地致詳元魏以上故事舊文皆可
攷求而得實其繁簡雖異精思實同洵乎閱覽之山淵方輿之
鍵轄也已夫地無古不立水非地不章酈氏爲書之指在因水
以證地而卽地以存古是故遷貿畢陳故實駢列世或訾其好

奇騁博及視爲詞章所取資雖謂於地理之學概未有聞焉可也今非無顯疏水道之書以校彼優絀果何如哉余耽此三十年足跡所至必以自隨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繪圖參列今地兼思補證各史關涉水地事蹟及經注未備各水爲之作疏人事牽率懼不獲卒償斯願曾用官校宋本參合諸家輯爲一編久藏篋笥先授梓人以質海內之好讀是書者而推論其要義如此至合校之微意則備具例略中

例略

一校官本

四庫提要稱官校宋本

乾隆中袁集永樂大典就所引水經注

排比原文鈎稽近本

武英殿聚珍板印行其後蘇州福建皆有刊本茲取用互校與

朱趙同者列爲正文而雙行標注異文於下以祛歧惑當時校上此書出戴震東原之手戴氏號稱究心酈亭之學自有刊本行世預修

四庫全書以乾隆三十九年校上此本

見官本案語

而趙氏之書先

成於乾隆十九年

見趙本自序

至五十一年丙午始謀鈔板

見趙本畢序

其流布反在官本之後世罕觀大典元文見戴校與趙悉合疑爲弋取然

聖明在上忠正盈延安有此事且書中增補刪改多至七千餘字既著之案語中其訂正各條明注本文之下並非盡出大典是纂修時或旁攷羣書或獨伸己見亦未嘗隱而不言也趙氏覃精極思旁搜廣證合契古籍情理宜然特以數十年考訂苦

心一旦爲中祕書所掩因之俗論滋紛今於官本案語下並列趙氏所釋及刊誤各條俾讀者知

右文盛世祕籍應運而呈奇而鴻生稽古之功亦不至聽其湮

沒庶因兩美之合以釋千載之疑諸家聚訟若段玉裁茂堂

韻樓魏源默深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張穆石舟見近刻全校水經注附錄中兼言畢秋帆尚書

集索趙書於一清子載元載元恐父書不當畢意以巨賞購謝山本合併修飾此則過信無稽不通情理之言殊爲無識

執一詞存而不論可也

一校朱本明中尉朱謀埠鬱儀所箋趙氏本之以作刊誤者也

朱氏之前水經注本著稱者有二一黃省曾刻於嘉靖甲午一

吳瑄刻於萬曆乙酉朱氏復與其友謝耳伯孫無撓輩商榷校

讎以成此書萬曆乙卯齊安李長庚序而刻之崇禎己巳竟陵

譚元春鍾惺等加以評點重刻之所載箋語頗有異同至趙氏

稱眞州鏤板竊朱箋爲己有者見趙附錄今未得見有新安歙西黃

晟曉峰者於乾隆十八年癸酉刻水經注前列歐陽玄黃省王

世懋朱謀埠李長庚五序文皆見趙附錄自跋云爰取舊本重爲校刊而不著

其何本書中校語大氏與朱箋合豈卽趙所稱邪自來論朱箋

者褒貶互見其攷訂誠爲未精然引證故實以輔注文厥勞甚

鉅黃梨洲嘗其無所發明未爲確論近因戴趙啟爭疑議蠶起

至有謂朱箋尙存眞面遠勝二家改訂者此則全未讀書之言

也今於趙氏刊誤所引外全錄箋語以資蒐討譚黃二本所載

容有它人屢入者不復加以區別矣

一校趙本趙讀酈書首爲之釋列於卷中存朱氏之是彌酈亭

之違其朱箋謬者削之漏者補之別為刊誤十二卷今併散入
正文下俾讀者開卷瞭如易於尋究酈注字分大小發自全氏
而趙因之條理分明茲特參用其例家藏本冊面題籤水經注釋大字
卷某之某小字後十二卷水經注刻畫精善極為我友繆筱珊
朱蓉生兩太史所鑒賞真最初本也別有舊藏一部字句增損
竄易往往同符官本蓋出後來刊改頗失趙書面目故茲校一
以初本為主惟八卷濟水篇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下釋曰金
石錄跋尾云魯峻碑其他云云改曰金石錄魯峻
碑跋尾云嘗得石室所刻畫象與延之所記合其他云云增多
十四字又文字分明下釋曰一勝鈴下二字三十餘騎刪二字
兩字後有駙馬二匹勝曰持駙馬刪勝曰持駙馬及下又字次
橫勝曰薦士一人刪勝曰二字又駙史僕射二騎刪又字蓋關
里之先賢也字而不名刪字而不名四字與史家異同缺二字
不能次以為兩魯張史記作申棠家語作申續檀弓以申詳為
顯孫子張之鐵一地云刪上缺二字三字移家不能次以為
兩於地字之上客拜侍於前後者六人侍者四人並刪人字皆

駕以一馬刪以字鮮明卒上增有字朱浮墓畫象墓下增壁字
十六卷穀水篇世謂之紆麻瀾下釋曰此句是善長所增加改
曰此句是連引郭璞注三十八卷資水篇縣故昭陵也下釋曰
漢表作洛陽今湖南寶慶府東北五里有洛陽山蓋以侯封得
名即前漢之昭陵云云改曰漢表作路陵路洛古通借校獵賦
虎路三變晉灼曰路音洛然疑史漢表誤昭陵云云此四條有
禘考訂附記於此刊誤間有增改無關要義不錄至若猶為由邪為耶已為以克為剋
侵為寢升為昇德為惠懷為襄隙為隙累為纍臘為臘喜為熹
懸為縣離為雍燕為鸞蛇為虵獮為獮羈為薄綠為淥虛為墟
野為壑淀為澱嶺為嶺嶠為隅岡為罌墜為磴崖為厓嶂為障
嶠為岷洛為雒沈為克淄為菑滹沱為滹池瑯琊為琅邪險阻
為嶮岨或本同字或由段借如此之類卷中不能悉出標舉首
簡以備參稽

一校孫本孫星衍伯淵所手校桐城蕭穆敬甫聞余校刊水經

持以相餉末卷孫氏自記略云水經向無善本子驟讀之便知經注錯亂以意定之嗣以唐人引此書若史記索隱正義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元和郡縣志校之得休甯戴東原本多與鄙意相合復是正數十條其與戴不同者不敢附和也顧千里跋云伯淵觀察於此書用功甚深晚年對客猶能稱引瀾翻不須持本也手校丹青滿紙中多與戴東原氏異說尤可資考索道光四年閏月觀於桐城汪君均之插架爲識其後今觀所校亦不能盡如其說其引證今地極便考覽世無傳本悉登之以備一家漢志迺人人能讀之書繁稱無當不備載焉

一參校各家善長一序大典僅存餘姚盧文昭紹弓用武進臧氏所得絳雲樓舊藏宋本校之頗有奇異刊見羣書拾補中茲標注官本原序下陽湖董祐誠方立研精鄙書著圖說四卷未竟而歿其兄基誠取其說刊入遺書而圖遂佚茲全錄入注此外如武進丁履恆游水疏證謝鍾英洛涇二水補亦備采之近世爲水經之學者江甯汪士鐸水經注圖精思密致經緯釐然然亦頗有譌誤惜其不及參繪今地未爲盡善全氏七校水經注晚出淞中慈谿林頤山晉霞斥其偽造抉摘罅漏至數十事頃歲刊行茲編一字不敢闕入

一是編輯成久未付梓長沙張祖同雨珊謂可公諸同好遂用局錢刊行平江蘇海淵泉長沙王先慎惠英實助讎校蘇君匡正之力尤多時閱一期紙勞十返自慚獨學衰白無成敢居汗簡之名永志他山之美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秋七月王先謙

識於長沙之葵園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合校本經注總目

卷首

御製文

官本卷首

官本原序

官本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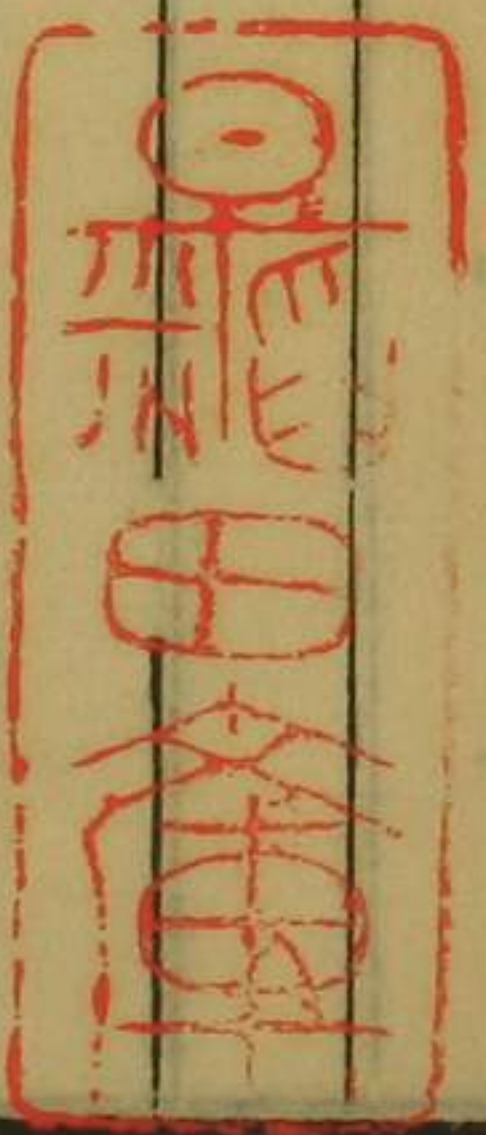
趙本畢序

趙本全序

趙本自序

趙本原序

趙本參校諸家



趙本酈道元傳

趙本目錄

趙本刊誤小引

自序

例略

目錄

卷一

河水

卷二

河水

卷三

河水

卷四

河水

卷五

河水

卷六

汾水

原公水

卷七

濟水

卷八

澮水

洞過水

涑水

晉水

文水

湛水

濟水

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蕩水

洹水

卷十

濁漳水

清漳水

趙補滏水

趙補洺水

卷十一

易水

滹水

趙補滹沱水

趙補泆水

趙補滋水

卷十二

聖水

巨馬水

卷十三

灤水

卷十四

濕餘水

沽河

鮑邱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溟水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灋水

澗水

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澶水

沮水

趙補洛水

謝補洛水

卷十七

渭水

卷十八

渭水

卷十九

渭水

趙補 汭水

趙補 豐水

趙補 涇水

謝補 涇水

卷二十

漾水

丹水

卷二十一

汝水

卷二十二

潁水

洧水

淇水

滎水

渠

卷二十三

陰溝水

坂水

獲水

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卷二十五

泗水

沂水

洙水

卷二十六

流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維水

膠水

卷二十七

沔水

卷二十八

沔水

卷二十九

沔水

潛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卷三十

淮水

卷三十一

滢水

涪水

瀼水

濯水

瀕水

濩水

湏水

卷三十二

溲水

蘄水

決水

泚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趙補滁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涪水

卷三十三

江水

沔水

潞水

卷三十四

江水

沔水

潞水

潞水

卷三十五

江水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洙水

延江水

存水

溫水

卷三十七

淹水

葉榆水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

卷三十八

資水

漣水

湘水

離水

溱水

卷三十九

涇水

深水

鍾水

耒水

洙水

漉水

瀏水

澗水

贛水

廬江水

卷四十

漸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趙補弱水

趙補黑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卷末

趙附錄上

趙附錄下

水經注卷一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河水

官本日按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河水下有一二等字乃明人臆加今刪去案朱本趙本河水下有

一字

崑崙墟在西北

趙墟作虛下同

三成爲崑崙邱

趙三上增山字刊誤曰趙琦美據爾雅三成上校補山字

崑崙說曰崑崙

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

官本日案桐近刻訛作松案朱趙作松朱箋曰廣雅云

崑崙墟有三山閩風板桐玄圃淮南子云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閩闔之中山上有層城九重楚詞曰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嵇康遊仙詩云結友家板桐但未聞板桐耳疑或字譌孫校曰樊亦板字故嵇康詩作板桐二

曰玄圃一名閩風上曰層城

官本日案層近刻作增案朱同趙改一名天庭

是爲太帝之居

朱趙爲作謂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孫校曰五萬里之說極謬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

而通之出積石山案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

官本日案近刻千上有一字案朱趙有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

餘里又案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官本日案近刻作崑崙入

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灋水以西官本日案近刻作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

全祖望校衍北字趙釋曰一清案

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三國志蜀書卻

正傳其釋譏曰陽盱請而洪災息裴松之注引淮南子曰禹

為水以身請于陽盱之阿即陽紆也漢志冀州數曰陽紆爾

雅作陽陔又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

一陽紆也朱趙作岨且長經記絲襪官本日案

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下並同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為自上二千五百餘

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官本日案

訛作二尺案朱說趙改刊誤曰二當作三淮南子校正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

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

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

之腴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官本日案近刻

脫如字故曰水具財也官本日案具上近刻有五害之屬

案朱趙無官本日案近刻脫此水最為大而字衍案朱趙有水有

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侘水入于大

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

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

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

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

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官本日案逝近刻訛作遊案朱北

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官本日案浮近刻訛作望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望全氏校改

作風俗通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官本日案近刻河字在瀆通

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

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陬

孫校曰說文陬隅也文選注向曰陬陵角也善曰

出當崑崙東北陬也今中國諸山之脈皆起自西藏阿里部落

之玉樹土司境為巴顏哈喇山脈互東北數千里至青海

崑崙即崑崙之轉音蓋自岡底斯東皆崑崙之脊古所稱崑

崙墟即在乎此山海經西山經稱崑崙之邱河水赤水洋水黑

水出焉郭注洋或作清海內西經稱海內崑崙之墟赤水出東

南隅河水出東北隅黑水出西北隅大荒西經稱西海之南流

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穆天子傳

稱天子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今金沙江上源三日那木齊

圖烏蘭木倫河托克托乃烏蘭木倫河喀齊烏蘭木倫河蒙古

謂赤色為烏蘭蓋即赤水怒江上源有池曰喀喇池東流曰喀

喇烏蘇河蒙古謂黑色為喀喇蓋即黑水其西流即今青海亦

日西海蒙古曰庫可諾爾庫可者譯言青蓋即青水流沙即今

戈壁當安西州南青海之西是青海西南北濱戈壁黃河金沙

江怒江三源之間山名崑崙而迤東山脊為崑崙之證惟經敘

四水所出之方隅前後互異則傳寫之誤也海內東經稱西胡

白玉山在流沙西崑崙墟東今岡底斯山北支為蔥嶺戈壁當其東穆天子傳亦先升崑崙之邱復西征至西王母之邦是也西山春皆為崑崙之證崑崙本在域中爾雅以西王母與觚竹北戶日下為四荒則亦國名周衰德不及遠怪迂之說復興遂謂去中國有五萬里之遠又移崑崙於海外指西王母為仙人後儒震於怪物竝禹貢之崑崙而疑之山海經乃秦漢人據古圖所為更經錯亂加以附會故太史公已不敢言然遺文軼句猶資考證酈氏有云自不登兩龍於雲轍騁八駿於龜塗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辨哉 聖朝中外一家西陲萬里並入圖籍文軌之盛遠軼軒姒先聖平成之迹絕而復彰酈氏所稱適應今日惜古籍散亡僅存大略耳

山海經曰崑崙虛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河出崑

崙虛

官本日案近刻脫此五字 案朱趙無趙刊誤曰箋曰爾雅曰下當補河出崑崙墟五字案注上文引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故節去爾雅之

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眾川之流蓋濁

之也

官本日案此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爾雅之間書內如此類者甚多百里一小曲

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

官本日案漢書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

日新論云字仲功此脫史字功字 案朱同箋曰案張仲事出桓譚新論而漢書溝洫志議河濁不宜溉田者乃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字仲功今稱張仲疑誤趙於仲下補功字釋曰一清案漢書溝洫志大司馬史張戎師古日新論云字仲功習灌溉事也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

不通利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今 案朱訛趙改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

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

盟津河津恆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

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

狐行方渡余案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

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朱箋日

郭緣生所撰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

官本日案入下近刻有于字案朱趙有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

孫校曰酈君說從極之淵不知卻在何處反駁陽紆秦藪之說

誤矣一日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

趙釋曰一清案山海經本作冰夷郭

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

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

官本日案此十三字

當亦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山海經之間

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

朱趙陵作凌

而注于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

馮夷之所都居

趙釋曰一清案穆天子傳本作無夷注無夷馮夷也

是惟河宗氏天子

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

玉果璇珠燭銀金膏等物

朱趙璇作璿

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

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龍馬圖于河八卦是

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

後堯壇于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

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

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于此也高誘以為陽紆秦藪非也

釋氏西域記曰

朱趙記作志下同

阿耨達太

朱同趙作大

山其上有大淵

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

崑崙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

官本日案近刻作升崑崙封豐隆之葬案朱趙同

趙釋曰何氏焯曰吳中沈本作莽

豐隆雷公也黃帝宮

官本日案此三字近刻訛作雷電龍案

朱趙同趙釋曰箋曰三字誤一清案三字句截龍即壘字古字通用沔水注龍下地名也有邱郭墳墟即是此義即

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

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

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

官本日案大段朱謀

埠云當作火燬非案朱趙作火燬康泰曰安息月氏朱趙作支天竺至伽那調御

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蔥嶺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順嶺西南

行十五日其道艱阻朱趙作岨朱案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

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

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凡度七百渡梯已

案朱訛又倚作傍趙改刊誤曰黃省曾本傍作倚度躡懸繩

梯二字倒互作凡度七百梯句度已句于文義為順躡懸繩

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朱作驛趙改刊誤曰箋曰

申云驛當作譯按謝說是溫水注引林邑記曰重九譯而來

舊唐書張仲武傳李德裕銘云萬里昆夷九譯而通李商隱

詩還期九譯通九譯所絕道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

險遠無人行跡也絕字義長朱箋曰班超遺掾甘英窮臨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

也西海備其土風傳其珍怪境有盤石之隘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繩橋相引二十許

里方到懸度官本日案漢書今本作二千餘里千字誤當以

漢書西域傳作二千餘案朱作十作渡趙改千改度刊誤曰

里懸度之度不從水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秣

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趙釋

後漢書章懷注引西域傳曰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

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五十里又曰其處在皮山國

以西罽賓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

謂援飲也有白草官本日案近刻訛作白羊原本小步馬趙

上有出字刊誤曰漢書西域傳案朱譌趙改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釋法

作有白草出小步馬今補正官本日案長近刻作烏長國即是

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案朱趙作甚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迹于此其迹長短在人心念至

今猶爾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

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蒲那般河官本

日案近刻脫般字案朱脫趙增又蒲改捕刊誤曰河邊左
箋曰蒲法顯傳作捕案那下落般字黃省曾本校增
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摩頭羅國官本日案逕字下近刻
趙存流刪下逕刊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

誤曰下逕字衍文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

中國也泥洹已來聖眾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

至南天竺國迄于南海四萬里也官本日案近刻四下釋氏
有五字案朱趙有

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

官本日案河近刻訛作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摩河刺當
作摩訶刺董祐誠曰新頭河注引郭義恭廣志曰甘水在西
域之東名曰新陶水釋典亦作辛頭河大唐西域記作信度
河梁史諸夷傳謂新陶河總曰恆水非也法顯稱度蔥嶺已
入北天竺境順嶺西南行十五日下午有水名新頭河山即罽
賓盤石之墜釋氏西域記又稱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刺
諸國而入南海是今巴達克山部落以南至痕都斯坦部落
北境為罽賓地漢書西域傳罽賓東至烏秣東北至難兜難

兜在蔥嶺上休循南無雷西近今巴達克山部落烏秣在蒲
犁南難兜東當今葉爾羌西南境外則罽賓為痕都斯坦無
疑大唐西域記迦溼彌羅國舊曰罽賓北印度境是巴達克
山南即為北天竺境矣今痕都斯坦有河東西二源俱出北
境西南流折而東南流至痕都斯坦所居阿噶拉城北而合
南流逕城東又西南流右合二水又東南流逕得怨部落東
又逕斯布部落南入南海通為札馬
訥必拉必拉譯言河疑即新頭河也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

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恆伽此三水同

出一山俱入恆水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

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

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恆水也故釋氏西域記有

恆曲之目恆北有四國最西頭恆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揭

國官本日案揭近刻作竭下同案朱作竭法顯傳曰恆水

東南流逕拘夷那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朱箋曰
觀佛三

昧經作熙連河佛國記作希連禪河佛本行經作尼河邊世
連禪河法顯傳無禪字或云河下疑又有一河字
尊于此北首般泥洹朱箋曰佛國記作北首般泥洹遠法師不敬王者論云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舊

作泥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縹

裏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
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梅檀木為薪天人各

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
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然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

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
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

羅樹官本日案娑羅近刻訛其樹花名娑羅佉也官本日案
作婆羅案朱訛趙改作法案朱訛趙改朱趙花作華下同刊誤此花色白如霜
曰婆羅樹當作娑羅樹法當作佉佉是梵音

雪香無比也竺枝扶南記曰官本日案枝原本訛作芝案
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

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
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官本日目近刻

訛趙改刊誤曰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利見官本日案
自孫潛本作目案朱作利箋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
作利案朱作利箋曰一作利趙改利

矣其水亂流注于恆官本日案近刻脫注字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亂流下落注字恆水又

東逕毗舍利城北官本日案利近刻訛釋氏西域記曰毗舍
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十

由旬官本日案十近刻訛作千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五千
當作五十六里為一由旬五千由旬得八萬里矣相
距不應如城周圍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
是之遠也

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
住于此本奄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官本日案奄近刻作
菴案朱趙作菴城

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恆水上流有一國國王小夫人官
本

日案近刻作有一國王王小夫人案朱同趙
生肉胎大夫

改刊誤日王字上黃省曾本有國字今校增

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恆水中下流有

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官本日案
好近刻作

特案朱同趙改刊誤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

日特黃省曾本作好無不摧服官本日案服近刻作次欲伐父王本國王
大愁憂

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

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樓官本日案
西近刻作

東案朱同趙改刊誤日東黃省曾本作西賊來時上我置

樓上官本日案此五字近刻作置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賊

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

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

夫人即以兩手持乳官本日案將近刻作將案朱同趙改

集月藏經云牛穀乳時出醇淨乳亦讀若構互相為用孫潛

云將即捋字之譌詩話云以指歷取也本作孚音律說文五

指捋也从爪从又一一者物也佛國記之構乳義本難通

朱氏又引大集月藏經教乳讀若構解之失之愈遠將捋字

形相似捋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

父母作是思惟官本日案父母近刻作皆得辟支佛今其塔

猶在官本日案其近刻作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

放弓仗處後人得知于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

劫千佛也釋氏西域記曰恆曲中次東有僧迦扇柰揭城官
本

日案近刻僧訛作申又城下行也字案朱同箋曰也疑當作即趙申改僧也改即刊誤曰注下文引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

南申迦當作僧迦佛下三道寶階國也官本日案近刻脫道字誤曰三下落道案朱脫趙增刊

字下文校增 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佛自

初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為母說法處寶階既沒阿育王子寶

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為吼怖

效心誠官本日案近刻作怖懼心伏案朱作怖懼心伏趙

改怖效心誠刊誤曰箋曰舊作怖效心誠案朱氏所

引舊本即黃本也何焯曰外道怖懼乃效誠伏之心何苦改

之且朱氏又引佛國記師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怖懼

心伏而退之文為證與注相恆水又東逕罽賓饒夷城城南

符復載舊文致有異同何也接恆水官本日案近刻作饒夷城南南接恆水案朱城之

同趙饒夷城南下增城字刊誤曰南上脫城字西北六七里恆水北岸佛為諸弟子說法處恆水又東南逕

沙祇朱箋曰法顯傳國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

祇下有大有大字土中生長七尺不增不減今猶尚在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

衛城北故淨王宮也官本日案故下近刻城東五十里有王

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官本日案出下

案朱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官本日案扳近刻作攀下太子

趙有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眾僧所汲養也太

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

釋氏西域記曰城北朱無城字箋曰宋三里恆水上父王迎

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官本日案父近刻訛作佛案外

國事曰迦維羅越國官本日案羅衛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

羅越互相通稱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

為四姓朱箋曰詳見住在故城中為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

摩登伽經

水一

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彌更脩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

助成

官本日案送近刻訛作送 案朱說今有十二道人住 趙改刊誤曰孫潛云進柳僉本作送

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訶

官本日案近刻脫訶字 案趙作迦

釋曰朱氏謀緯箋曰須字之下原缺一字因果經云樹名無憂卽此樹乎一清案翻譯名義集阿輸迦大論翻無憂樹史記正義曰浮圖經曰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 太子樹也全氏祖望曰須迦卽阿輸迦也音同 阿育王以青

石作后扳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

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尙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迹

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迹兩邊復以一長青石

覆上國人今日恆以香花供養尙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

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貼著石上逾更明也

官本日案吉貝近刻訛作古貝 案朱太子生時以龍王夾作古貝箋曰貝鈔本作貝趙改吉貝

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

池今尙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間浮樹

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于是思惟欲出家也王

田去宮一據據者

官本日案一據下近刻訛作據左一據 據右六字 案朱趙同趙改右作者 晉

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

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至河南摩强

水卽于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强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

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于是暫過

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于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

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北去

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于是徑

詣貝多樹官本日案經貝多樹在閻祇北官本日案在下近刻有貝多二字

案朱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

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朱箋曰普曜經云菩薩於樹下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年十九出家三十

道竺法維曰迦維衛國官本日案近刻作迦維國脫衛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維下落衛字

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趙刊誤曰箋曰

萬一本作宮案萬字不誤因果經云太子身黃金色三十二

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迦維衛國三千日月萬二

千天地之中央也釋道世法苑珠林云便有一百萬億日月

四百萬億三千者略舉其要故知華戎之判非易而詳海內

經云身毒之國是軒轅氏居之郭氏云天竺國也康泰扶南

傳曰昔范旃時有嚙楊國人家翔黎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

轉流賈至扶南為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官本日案

委近刻山川饒沃恣所欲官本日案恣下近刻左右大國世

訛作安尊重之旃問云官本日案云近刻訛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

回黎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

返以為天地之中也官本日案地近刻訛作竺案朱作竺

傳作天恆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

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此中

空荒無人官本日案近刻脫此中二字空荒作荒蕪羣象以

鼻取水洒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恆水又東至五河口

官本日案近刻河下有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

有合字案朱趙有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

向毗舍利官本日案舍利原本訛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

王王追至河上官本日案此句下近刻有毗舍離諸黎車聞

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

左

卻則梨車復怨即于中河入火光三昧燒具兩般泥洹官本

具兩近刻訛作身案朱趙同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

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巡官本日案由巡即由旬書內通用

近刻訛作由延案朱趙作延趙

釋曰朱箋曰毘曇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今

之二里也入拘盧舍為一由旬今十六里也又云梵眾天身

長半由延梵福樓身長一由延而不言由延之數疑與由旬

同義而字殊耳一清案由旬亦作由巡又因巡轉為延也

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官本日案弗近刻作邑即是阿育王

所治之城城中宮殿皆起牆闕雕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

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

婆亦名文殊師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

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宏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國

中官本日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惟此城為大民人富盛競

行仁義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

二里餘官本日案二近刻作三案朱趙作三朱箋

有佛迹起精舍北戶向塔官本日案北戶近刻案朱趙同塔南有石柱

大四五圍官本日案此四字近刻訛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

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塔北三百步官

曰案近刻脫一塔字作北三四百步案朱趙有阿育王于

四字塔字朱脫趙增刊誤曰於文當重一塔字

此作泥犁城朱箋曰翻苑云梵稱泥犁秦言城中有石柱官

曰案近刻脫一城無有言更無赦處是地獄名也本

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

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

指畫石官本日案此句原本脫畫石二字據近刻補案朱

趙不重佛字有畫石二字趙釋曰一清案孫氏潛用

水一

趙清常三校本旁注佛以三指畫石愚意古書凡重文皆作
二此句之首應有佛字與上佛字重後人傳鈔遂析爲一一
趙本三字疑 畫迹故在恆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
亦妄增爾

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卽是
蒨沙王舊城也 官本日案瓶沙蒨沙互相通用 朱箋東西
曰前云瓶沙此云蒨沙不知是一是二

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
人涇入谷傳山 官本日案傳近刻訛作搏 案朱東南上十
作搏趙改傳刊誤曰搏當作傳

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
四十步 官本日案四近刻作三 案朱趙作三朱復有一石
箋曰一作四趙釋曰一清案黃本作四

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雕鷲恐阿難 官本日案天妖
通近刻訛作天 案朱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卽得止鳥迹手孔
趙作天 悉存故曰雕鷲窟也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

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 朱箋
本此處錯簡今據謝 耳伯所藏宋本改正 有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
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胡語耆闍鷲也 官本日案胡語
又竺法維云下此處作山名耆 又竺法維云羅閱祇國有靈
闍鷲也 案朱趙與近刻同

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 官本日案近
案朱 刻脫一石字 趙無 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
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

顯親宿其山誦首楞嚴香華供養聞見之宗也又西逕迦那
城南三十里 官本日案近刻迦作伽三作二 案朱同那作
耶箋曰一作那趙改迦改那仍二釋曰一清案
黃本 作三到佛苦行六年坐 朱作其箋曰 樹處有林木 朱箋曰佛
苦行六年處 一作坐趙改 國記作本
處有林木 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扳出

水一
古

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
于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
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
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
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見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
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
減半由旬官本日案旬近刻作延案朱趙作延朱箋曰古
本作減半由旬佛國記作減半由延案毘曇論云
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舍為
一由旬今十六里也又云梵眾天身長半由延梵福樓天身
長一由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尊引菩薩起
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
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西去官本日案西近刻作而案朱作
而趙改刊誤曰而黃省曾本作西

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朱作而趙改刊誤曰而黃省曾本作

作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官本日案近刻無此魔
二字案朱趙無

王自從南來官本日案近刻下有
試字案朱趙有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

散三女變為老媪不自服官本日案朱謀埠云不字上疑脫
一莫字案朱箋曰佛國記作魔

兵退散三女變老自上又不佛于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
字上疑脫一莫字趙增莫字

坐官本日案有兩峰雙立兩字起至此句向字止黃省曾梵
刻訛在後即是佛外祖國也祖字下國字上原本不誤梵

天來詣佛處官本日案詣近刻訛作詣
朱作諸箋曰疑作詣趙改詣案四天王捧鉢處

皆立塔外國事曰毗婆黎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

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連禪河浴官本日案近刻
脫禪字趙增又住案朱

改作往無足字浴竟于河邊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

鉢沒河中官本日案沒近刻訛作投
案朱迦梨郊龍王接

取在宮供養先三佛鉢亦見佛于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

菩提樹去貝多樹二里于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

釋氏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注恆水朱作南流趙增注字刊水

西有佛樹佛于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

上卽佛入水浴處東上岸尼拘律樹下坐脩官本日案拘律

案朱作衢立趙作拘律刊誤舍女上糜于此于是西度水于

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趙刊誤曰箋曰於字疑衍案於字降

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

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弗

邑順恆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恆水西下

到迦尸國波羅柰城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衛國南

下二百里中間有恆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

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卽鹿野苑

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栖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巴

連弗邑又順恆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

恆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官本日案近刻說作

作有佉下蘭池趙改有卜佉蘭池刊誤曰箋曰恆水在北官

舊本作有卜佉下蘭池案孫潛本校衍下字恆水在北官

日案近刻訛作池水佛下說戒處也官本日案下近刻訛作

恆在北案朱趙同佛下說戒處也不案朱訛趙改刊誤

本校改下恆水又逕波麗國卽是佛外祖朱箋曰元本此下

於國也法顯曰恆水又東到多摩梨軒國官本日案軒近刻

朱說趙改下同刊誤曰案梨帝漢卽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

書西域傳作梨軒史記作梨軒

曰大秦一名黎軒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

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

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

恆水江口有國號擔祿官本日案祿近刻作袂案朱趙作袂下同屬天竺遺黃

門字興為擔祿王釋氏西域記曰恆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

所注兩海所納自為東西也趙釋曰周氏嬰扈林曰崑崙墟

繞西域達于大秦河入中國注于東海沔流小渚絕不通波

善長敘恆于河之下蓋因崑崙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脈川綉

奇甄異六合之外宛在目中三竺之流如滌足下神州地志

斯為最環矣然皆躡法顯之行蹤想恆流之洞泐其間水陸

未辨道里難明計所差池厥類亦眾予為兩兩較之法顯傳

云渡新頭河至毘荼國東南行八十里延到摩頭羅從此東

南行十八由延到僧迦施國又東南行七由延到罽賓饒夷

城城接恆水渡恆水南行三由延到呵黎林又東南行十由

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舍衛城又東南行十二由延到

那毘迦又東南行減二由延到迦維羅衛又東行五由延到

藍莫又東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五由延到毘舍

利又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渡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弗

邑從此東南行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又西行二由延到王舍

新從此向西行四由延到迦耶城復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樹

從此還向巴連弗邑此皆顯原越黑瞻曠曩以遐徂尋途

投罪觸風塵而備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逕中天

竺毘荼國又逕摩頭羅流恆水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

國又東南逕毘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僧迦施又東逕罽賓饒夷

又東南逕沙祇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北又東逕藍莫恆

水又東南至五河合口渡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弗邑恆水又

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新城又西逕迦耶城南二十

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向巴連弗邑皆以原野之

于巴連弗處云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

水一

七

廣袤計之安得有兩恆河乎是知縱翰略記者忘準之地道
快意成書者罔研乎舊史予今證其諸長拾其一短俾積璧
崑圃一片是衛武之圭濯錦江流數尺乃楚邱之服若曰鴻
致自有有所指歸細趣不足以擊難立言之旨吾亦烏乎測之
哉董祐誠曰恆水之名釋典最著大唐西域記謂之競伽河
記稱競伽河東岸林底補羅國中印度境北至婆羅吸摩補
羅國北印度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犁瞿哩邏國東接土
番北接于闐是今後藏西境已為北天竺中天竺諸國阿耨
達山即今後藏西境阿里部落北之岡底斯山為諸山之大
脊東西縣互康泰扶南傳所稱山出五大水諸水皆由此分
流當即指檳榔怒江瀾滄金沙諸水之源今岡底斯山南瑪
帕木達賴池西通朗噶池又西曰狼楚河迤阿里城極西拉
楚河出僧格巴喀布山西流折南流來會又南折東流迤阿
里城南瑪楚河出阿里北山南流迤城東來會通為岡噶江
東南流迤外夷達噶部落西又東南入南海疑即此注之恆
水案輿圖南海于岡噶札馬訥二水入處海水皆北溢東西
相望與西域記所稱兩海所
納自為東西亦適相合也
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
日案近刻脫調字案朱脫趙增
刊誤曰吳館本佛圖下有調字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
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

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圖調傳也朱祖作粗趙改祖刊誤又近

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

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為

解乃宣為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名人

不應河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官本日案河

案朱作何趙改河刊誤日箋日何疑作向案非也何乃河字之譌官本日案近釋云復書曰刻訛作日

當作日趙改日案穆天子傳穆王于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

母云去宗周漣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

泰傳非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為無熱巨何

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為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

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

多差遠意趙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遠當作違違謂當作至

欲訪地脈川官本日案欲近刻作若案朱趙作若箋曰古

亦非不如仍舊不與經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眾歸

之鴻致官本日案眾近刻作陳其細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

今案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

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

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案准

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官本

曰案近刻脫在其西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沙棠琅玕在

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

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隅北門

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傾宮掖

誤本以改古書縣圃涼朱箋曰古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是其疏

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源朱作原趙改源刊

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

洋水出其西北陬趙增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十字刊誤

至於合黎十字曰據淮南子西北陬下脫弱水出自窮石

字今補正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

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

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

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

以為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官本日案此下近刻有山海經

不周之風十九字考山海經中言不周之山者亦無此語當

是衍文案趙釋曰全氏祖望曰七字注中注本雙行夾寫

後人傳鈔連作大字下文多有之又案朱則以髣髴近佛圖

趙有十九字孫校曰今本山海經脫之

調之說官本日案佛圖調近刻訛作浮圖謂案朱作浮圖謂趙作浮圖調刊誤曰謂當作調浮圖調即佛圖調

阿耨達六水蔥嶺于闐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

案十洲記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十崑崙山官本日案山下近刻衍也字案朱

在西海之戎地北海之亥地官本日案北近刻訛作東刪

海黃省曾本作北海以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帀繞山官本

西與北連戎與亥近也官本日案北近刻訛作東

曰案近刻作周回繞帀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

東北臨大闕之井官本日案闕近刻西南近承淵之谷官本日

近刻刻作至案朱訛趙改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

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去咸陽四十六萬里朱

無云字四作三朱箋曰十洲記王母山高平地三萬六千

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

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盆下狹上廣官本日案近刻脫下狹二

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沈炳巽云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

據本書上廣上落下狹二今補正

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官本日案干近刻訛名曰閻風巔其

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

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

山官本日案山近刻訛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

一作淵精之闕趙刊誤曰箋曰十洲記作流精之闕案道元所引猶是曼倩原文朱氏所見則唐人避諱改易

也之書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燭日暉官本日案近刻作錦雲燭

日案朱同箋曰舊本作景燭日暉趙改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

靈朱作虛箋曰十洲記作靈趙改靈之所宗上通旋機官本日案近刻作元

氣流布玉衡常理順九天而調陰陽官本日案玉衡常理順九天近刻作五常玉衡

理九天 案朱趙同 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濟濟不可具

記官本日案下狹上廣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皆往來也案朱

趙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官本日案近刻脫此上有金臺玉闕

亦元氣之所含官本日案近刻作所合案朱 天帝居治處

也官本日案居近刻訛作君考東方朔之言及經五萬里之

文難言佛圖調康泰之傳是矣官本日案佛近刻訛作浮六

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為巨小非為細存非為有隱非為無

其所苞者廣矣于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為寡至如東

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十

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趙刊

誤曰箋曰十洲記作方丈方面按十洲記各五千里上專是

無下方字與注所引正同不如朱氏所云

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

天者皆往來也朱趙故曰崑崙山至不可具記張華敘東方

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

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

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案朱趙

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

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

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

自通陰陽相須惟會益工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

迹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為五

行神官本日案近刻脫五字案朱脫趙 五龍降天皇兄弟

增刊誤曰行神上全祖望校增五字

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五龍之迹行無為之化天下仙

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案朱趙萬二

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為十二時神也山海經曰崑崙之

邱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趙

四然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冲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官本

日案此下近刻衍一渾字思絕根尋朱箋曰謝云自不登

兩龍于雲轍趙刊誤曰箋曰不疑騁八駿于龜途等軒轅之

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辨哉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官本曰此下原本及近刻有

海經云積石之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即今河行積石山

南遶其東折而西流逕山北然後轉東北流形勢適合石門當

在折西之處不得云西南流也作水經者誤以為石門潛

行地中而入蔥嶺然後復出故不取冒以西流之語下言入蔥

嶺則上不得言其流當是後人見山海經河水冒以西流句與

下石門相連遂掇其語于此又因下文言南入蔥嶺更臆改

西流為西南流耳杜佑通典兩引水經南入積石山下有石門

即接以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絕不及河水冒

以西南流七字其為唐時本所無甚明今據通典訂正刪去七

字案朱趙有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趙釋曰全氏曰杜君卿

之譏水經誠有過者胡東樵欲為水經護法而以為錯簡以愚

考之則亦非也水經開卷數語純引山經蓋以為河水緣起蔥

嶺而下則申明乃開卷數語之釋文此其行文之拙非後人所

竄易也但其所引山經亦有甚不同者則可怪也萬斯同曰山

海經河水出崑崙之東北以行其北西南入于渤海水經則謂

東南入于渤海山海經積石之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水經

則謂冒以西南流道元不能辨正孰謂此書為

不刊之定論者況河自鹽澤以下皆東流也

山海經曰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出渤

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趙釋曰全氏曰案山海經本文曰河

入禹所導積石山今山在隴西郡河關縣朱開作間箋曰孫

是注所引非完文

有理志云金城郡西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

有河關縣趙改

西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

有河關縣趙改

有河關縣趙改

有河關縣趙改

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謂此

矣逕積石而為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宏

壯莫尚美于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

記朱趙作傳刊誤曰箋曰李云傳當作記案玉曰河自蒲昌

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

海下矣官本日案山海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

入禹所導積石山水經蓋本其說後記蔥嶺于闐河則又本

之西域傳其書雜襲而成故漫無倫次道元則以蔥嶺于闐

爾羌西于闐即和闐在葉爾羌東南蒲昌海即羅布淖爾在

今呼鄂敦塔拉朱思本所謂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者

也道元言河之所潛出于積石宜即指星宿海趙釋曰杜

佑通典曰案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

又其高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厥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

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

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

西河關縣北云案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

卷皆不著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瞻解

釋固應精當詳水經所作殊為詭誕全無憑據水經所云河

出崑崙山者宜出于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

闐南山者出于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

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明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

入蔥嶺一源出于闐南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

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

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

掖郡南竝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一定體自蔥嶺于闐之

東敦煌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

注記不絕大積互數千里未聞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

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案禹導河積石者

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

地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為人患不惡疏鑿以此施功發迹自

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固無禹理水之

功自蔥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為準的班固云

言九州山川者尚書近之矣誠為愜當其後漢書西域傳云

河水一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

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云比禹紀山經猶較附近終是紕

繆案此宜惟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
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
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
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繆誤孟
堅又云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
羌種類雖多不相統一未為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
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
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
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案尙書云織皮崑崙
析支渠叟西戎即敘又范氏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
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千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
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
吐蕃中當亦非繆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
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
佑以水經僻書代人多不知觀或有好事者于諸書中見有
引據謂其審正此殊未之精也不揆淺昧考諸家之說辨干
古訛舛是故曲折言之胡氏謂禹貢雖指解之曰案水經敘
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為明備惟是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
下蔥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而不知此
非本文乃庸妄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
西北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為渤海殊不知渤海之
亦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水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

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遠而渤海最近故移積石于渤海
之下使渤海與敦煌相接殊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
世河關以西皆為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覩故聊假三郡
之南以表之非真謂河自鹽澤入玉門陽關也杜佑不察此
意而以爲纂集之不詳固宜矣若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
博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蔥嶺山以下發明頗多其
所言崑崙虛也曰淺見未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也曰宜在
蒲昌海下其言蔥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爲二水其言蒲昌
海也曰河流雷轉爲隱淪之脈正其繆而補其闕亦可謂精
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並詆道元豈通論哉又曰此渤海當
在蔥嶺西塞外凡大澤謂之海渤海即蒲昌雷翥牢蘭之類
非真海也又出海外二十字鄭意以此爲錯簡蓋以下交南
入蔥嶺觀之則積石反在蔥嶺之北必無是理也今移在後
又東注于渤海之下則自崑崙而蔥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
秩然方位悉當矣一清案通典爲學人所尊信其譏水經以
爲纂集之不詳其摘鄙注云都不詳正又云亦不尋究是於
本書尙未通覽僅撮割數言以逞其私說而其所指積石乃
是隋置河源郡唐置積石軍之地誤以龍支之積石當禹貢
之積石曾不悉在塞外西南羌中者大積石也在枹罕西北
者小積石也地理志括地志之文可覆案也東樵之言可稱
諍友董祐誠曰鄙氏此注辨正積石之河爲蔥嶺之河重源
所發至爲詳盡知通典所譏皆非其實經自此以上爲河之

東源下從蔥嶺出者為河之西源西源至蒲昌海伏流而重
見為東源經乃敘積石於蔥嶺之前故酈以為不比也所云
渤海當即指扎凌鄂凌諸海猶青海之稱西海注所稱淪於
蒲昌出於海水也積石山為大積石今為雪山蒙古為木素
鄂拉在青海土爾扈特南前旗黃河之南阿里克土司之東
今黃河自羅布淖爾伏流至噶達素齊老山復出為阿勒坦
河東流穿鄂敦他拉海而東瀦為扎凌海又東為鄂凌海折
而南逕蒙古爾津土司又東逕積石山南即經所謂東南流
入渤海又出海外
南至積石山也

水經注卷二

水經注卷二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河水

官本曰按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篇題作
河水二經文上復衍河水二字今刪去案朱趙作
之首有某水二字皆後人所加蓋漢人作經自為一篇豈
能逆料酈氏為之注而先于每卷交割之處增二字以別
之哉或酈注既成用二字為提掇則可耳然非經之舊也
此卷首列河水二字謂重
源之再見也其義例如此

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

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
脫此九字杜佑通典引

水經有此文蓋唐已後始脫去今據通典補正案朱趙無九
字孫校曰此句不合增又曰星衍案山海經北山經邊春之山
多蔥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渤海疑即蔥嶺也其杠水即後以
為河水者也董祐誠曰經以河水至積石又南入蔥嶺山故通
典譏之酈注則兩源分敘本不相淆也南入趙氏本作南出於
義較順然通典所引已作南入矣今案趙作南入疑董誤記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
朱惟作為趙改刊誤
日為全祖望校改惟一源西出捐

毒之國

官本日案捐毒近刻訛作身毒案朱趙作身趙釋
日禹貢維指日身毒當作捐毒漢書捐毒國王治衍
敦谷東至都護治所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蔥嶺屬無
人民西上蔥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
接先儒以為即身毒非也張騫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
千里有蜀物去蜀不遠大夏即大月氏所居之地也今捐毒
在大月氏之東北西去休循二
百餘里豈身毒乎鄙蓋承其誤
蔥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
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蔥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蔥嶺在敦煌

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蔥故曰蔥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

為二水

董祐誠曰蔥嶺即天山西南之正幹漢書西域傳所
稱南山北山皆蔥嶺所分今自西布魯特部落西南
至喀什噶爾之西葉爾羌之西南博洛爾拔達克山鄂克善
諸部落皆在蔥嶺間西域傳捐毒國東至疏勒南與蔥嶺屬
西上蔥嶺則休循是捐毒當今西布魯特地注言河水潛發
其嶺分為二水者蓋謂東西源皆出蔥嶺非必謂一水而東
西分流也注引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
海東為河源斯言簡而該矣今蔥嶺西界之水盤曲嶺中匯
為圖斯庫爾及伊西洱庫爾其西北則入達里岡鄂謨然
道里較近又與下逕安息入西海之文不合則注所稱蔥嶺

西流之一水自當指拔達克山以南之水西北流至布哈爾
部落入騰吉斯鄂謨者亦出蔥嶺特南北睽隔蓋西流之水
自入安息之西海本非河源酈氏特因蔥嶺而類及之與上
注述新頭河恆河正同今西布魯特西南直接蔥嶺東山曰
伊斯克里克水曰赫色爾西山曰吉布察克水曰哈喇庫爾
二水南流潞為哈拉庫爾庫爾者回語謂池東出為喀什噶
爾達里雅回語謂大河為
達里雅即蔥嶺之河源也
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蔥嶺西郭

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又逕難兜國北北

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

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考注敘蔥嶺之水
分東西先載蔥嶺分源西流逕休循難兜罽賓月氏安息入
雷耆海之水不得與經文淆紊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月氏之破塞王南

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地平和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
踰于中夏大國也山險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

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

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
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治監氏城其俗與安息同匈奴冒頓單于

破月氏殺其王以頭爲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西居大夏爲

大月氏其餘小眾不能去者其保南山羌中號小月氏故有

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息國南官本日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

作經案朱訛又奪國字趙改增刊誤城臨媯水地方數千

里最大國也有商賈車船行旁國畫革旁行趙刊誤曰箋曰前漢書云書革

旁行案此誤本漢爲書記也朱箋曰元本此下接空須菩提

書史記是畫字至子合同乃錯簡今改正於又

西逕陀衛國注河水與蜺羅跋水同注雷翥海官本日案此十三字

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注內敘蔥嶺西流之水終於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蔥嶺

以水皆西流不爲中國河源注因蔥嶺之源而類及之故

亦稱河水也今蔥嶺之水西流者盤曲山中其西北入達克山

岡阿鄂護者川流較近與安息人海之文不合今巴達克山

部落南有水出雅布塔爾西流東南合厄爾古一源又西流

東南合達里木一源皆出西南蔥嶺中三水合而西流逕科

克倫同部南又西逕瞻伊爾回城南又西逕哈扎爾巴

什紅帽回部西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逕

布哈爾部西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逕

較合騰吉爾鄂謨周圍數千里疑卽所謂雷翥海唐書突厥

傳西突厥西至雷翥海蓋其時突厥西境至此漢書西域傳

捐毒西上蔥嶺卽休循難兜西至無雷北與休循西與大月

氏接屬賓東北至難兜西北與大月氏接大月氏西至安息

南與屬賓接安息北與康居接更以此注證之則今巴達克

山休循爲其北境難兜爲其南境痕都斯坦北境爲屬賓科

克倫諸部落爲大月氏布哈爾諸部落爲安息也西域傳大

月氏都媯水北安息亦臨媯水媯水其卽蔥嶺西流之水與

釋氏西域記曰蜺羅跋水出阿耨達山之北西逕于闐國官本

日案西字近刻訛在之北上案朱趙同趙西漢書西域傳

字下旁注一句字釋曰全氏日之北猶言如北

曰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官本日案之近刻作以注又

西逕四大塔北官本日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考

逕于闐四大塔陀衛安息同入雷翥海亦不得與經文

淆紊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釋法

顯所謂糺尸羅國官本日案糺近刻作竺刹二字 案朱同

羅今漢言截頭也佛為菩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

投身飼餓虎處皆起塔官本日案飼近刻作餓 案朱趙作餓又西逕捷陀衛

國北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脫

捷趙改增捷下同刊誤日七字是注混作經陀衛上落

捷字以法顯傳校增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為菩薩時亦于此國

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又有弗樓沙國官本日案弗近刻訛作佛 案朱訛

趙改刊誤日法顯傳天帝釋變為牧牛小兒聚土為佛塔法

作弗樓沙國今改正 王因而成大塔所謂四大塔也法顯傳日國有佛鉢月氏王

大興兵眾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

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鉢緣未至趙刊誤日箋曰一本無鉢字案

於文應有鉢字于是起塔畱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

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花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花供

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朱趙花 竝作華 佛圖調日 官本日案近

案朱脫趙增刊誤 日佛圖下落調字 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

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則亦便如言又案道人

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

第二層金絡絡鎖縣鉢朱趙鎖 鉢是青石或云懸鉢虚空 官

日案旁行為書記也為字起至此句虛字止近刻訛在後

俗與子合同下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之前原本不誤 須

菩提置鉢在金机上朱作机趙改机刊誤日瑞應本起經云 梵釋下侍四天王接菩薩身置金机上

机當 佛一足迹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寶璧

玉供養塔迹佛身袈裟頂相舍利朱案作娑趙改刊誤日袈

廣韻袈裟胡衣也下佛 袈娑王城亦同此誤 悉在弗樓沙國釋氏西域記日捷陀

越王城西北官本日案捷近刻作捷下同案朱有鉢吐羅

越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

羅龍淵佛到淵上浣衣處官本日案近刻脫淵字案朱脫

望校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官本日案注內敘魏

董祐誠曰蔥嶺西流之水南合二水其源出和斯替恆占諸

部羅皆不逕于闐于闐西南二面蔥嶺環帶亦無西流之水

魏羅跋禘無可指證自新頭河以下地處荒遠傳又曰捷陀

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

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

國也漢書西域傳又云黎軒條支臨西海官本日案黎近刻

犂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

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西行可月

古本即黃省曾本也是注原文校漢書西域傳悉無舛或河

水所通西海矣故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

大海東為河源禹記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

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朱趙有也河水自蔥嶺分源東逕

迦舍羅國官本日案迦近刻作伽案朱趙作伽董祐誠曰

盤陀國大匡東北至奔攘舍羅蔥嶺東岡四山之中商旅往

來從此東下蔥嶺唐書地理志疏勒西南蔥嶺守捉故羯盤

陀國羯盤陀國為今葉爾羌所屬喀爾楚迤西地河源之哈

拉庫爾正當其北注引釋氏西域記稱為萬國要道蓋由此

東下蔥嶺奔攘舍羅當即迦舍羅矣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

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逝西山

山即蔥嶺也逕岐沙谷出谷分為二水董祐誠曰案今哈拉

噶爾南為喀什噶爾河即注所言北河其自葉爾羌西南遠

城者為葉爾羌河即注所言南河二水異源而注稱一水所

分與今水道不合今喀什噶爾自西池南至英吉沙爾西池東南至葉爾羌西南之山回語呼為塔爾塔什達巴罕即古蔥嶺岐沙谷當即在今喀什噶爾之西蔥嶺中自此以東出山即為平地英吉沙爾民多引渠以灌田或舊有水傍山東下與葉爾羌河相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董祐誠曰此南河也漢書西域傳無雷南至蒲犁烏秣北與捐毒接蓋在蔥嶺上其難兜國下言西至無雷者誤字也無雷當今西布魯特部落之南博羅爾部落之北喀什噶爾西邊地分流治盧城其俗與西夜子合之水當即傍山東南流逕其北也

又東流逕依官本日案其字原本訛在俗與下今據文義改正案朱訛箋曰當作其俗與西夜趙改

耐國北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依耐國北至疏勒此注在去無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河水又東官本日案此四字近刻作又東流三字

案朱逕蒲犁國北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蒲犁東至莎車北趙同

之問分流之水當自此東流至葉爾羌合葉爾羌河今葉爾羌河自葉爾羌西南微外曲流東北逕拉虎爾克什米爾諸部落左合米勒台玉山一水東北歧為二支環葉爾羌城而東復合同語為葉爾羌語斯騰騰者譯言濬成之河自

此以下即注治蒲犁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所言南河矣

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文蔥嶺河自岐沙谷分為

二此先敘南河逕無雷依耐蒲犁皮山而東合于闐河不得與經消案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皮山西南至烏秣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于四百五十里唐書地理志于闐西南三百八十里至皮山城當在今葉爾羌之東南和闐之西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

日案宋本下文其一源接此八十里下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案自屬賓至陀衛皆西流注西海之水經乃拙手所作提挈不清賴有酈注為之發明人始知有蔥嶺之河東西分流不然則似河水自蔥嶺西行至陀衛而復東行以入蔥嶺大惑不解矣一清案水經世傳脫誤兼之經注混淆此篇尤甚一為改正眼界豁然覺東樵之言猶為唐突前人也

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官本日案原本及近刻並脫所

出二字今據通典**又東注蒲昌海**官本日案原本及近刻並脫補正案朱趙無趙無孫校曰山海經注泐澤之水有口泐水出長沙山北流邱時水出槐江山北流澧水出單狐山西流枉水出邊春山受櫟

水樸水又受邊水西流匠韓水出灌題山西流敦薨水出敦薨
山西流凡六水皆注劫澤澤即蒲昌海也山海經言敦薨水出
於崑崙之東北實惟河源星衍案東北隅即積石也是山海
經以敦薨為河源其餘諸水本各有名後人妄生異說也

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

官本日案此九字近刻訛作經原本
仍屬注文案朱訛趙改刊誤日箋

日謝兆申云疑其源以下至與于闐河合三十字是注
案玉海引水經其源以下至蒲昌海皆經文河水又東與
于闐河合是注文案玉海所引是也謝說非也朱氏既述深
寧之書又存耳伯之說請歸畫一無事兩歧自此以下至又
東入塞以上惟此條其源至東注蒲昌海二十一字是經
餘皆是注觀下河水又東注于劫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經
云蒲昌海注以劫澤釋之若如今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
本不幾復與董祐誠日此南河也

仇摩置

孫校日即漢武所名崑崙也董祐誠日今和闐南大
雪山縣互數千里東達庫爾坤南接岡底斯西迤北

為蔥嶺史記大宛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為崑崙即此
山也蓋山脈縣互河水所出通為崑崙梵書則同為阿耨達
山矣今和闐河回語為和闐達里雅源出和闐所屬皮什雅
南五十里南山中北流上源東為玉隴哈什河西為哈拉哈
什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董祐誠日于闐即今和闐魏書西
域傳于闐國城東二十里有大水

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
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今和闐城東為玉隴哈

什河城西為哈拉哈什河並北流至喀提里什合與魏治西
書正同此云逕于闐國西是以哈拉哈什河為正流也

城朱趙作城趙刊誤日箋日西域舊本作西域土多玉石官
杭世駿云西城見漢書西域傳作西域者誤

日案土近刻訛作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日上當作土西域
傳云于闐國多玉石師古日玉石玉之璞也一日石之似玉
也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

帝西南行朱亦作烏帝箋日佛國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趙
記作偽夷趙改偽夷

誤日箋日沙行一本作涉行案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
沙行言行沙磧中也涉字義非

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
鉢無聲城南十五里官本日城南近刻訛作南城案朱訛

校改南城有利刹寺中有石鞞石上有足迹彼俗言是辟支
為城南

佛迹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迹也又西北流注于河官本日案
此七字原

佛迹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迹也又西北流注于河

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上下文乃注內敘于闐河入蔥嶺南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今自喀提里什合為和闐達里雅又北流五百里會葉爾羌河即南河也惟今葉爾羌河右合和闐河即左與北河會通為塔里木河而注敘南河合北河在合且末水之下與今水道不合蓋塔里木河所經皆戈壁沮洳之地水道或有改易矣

即經所謂北注蔥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官本日案此九字原

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考上下文竝注內敘蔥嶺南河逕于闐

扞彌精絕且未鄯善入牢蘭海不得與經文滄素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又朱脫國字趙增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于闐下落國字董祐誠曰自此至通為注濱河南北河當相去

不遠至今遂合為一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

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南河又東北逕

扞彌國北官本日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

今和闐所屬克治扞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

逕精絕國北董祐誠曰當在今和西去扞彌四百六十里朱

爾雅城以東

日前漢西域傳扞彌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官本日案此九

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

曰今亦為大戈壁唐書地理志播仙鎮西五百里至于闐東

蘭城守捉又西三百里至于闐與注所稱西去于闐里數不

合注本漢書西域傳蓋荒遠之地史志里數多未得其實也

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董祐誠曰水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

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

又北逕且末城西國治且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善

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其俗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兵俗案朱

訛趙改刊誤曰孫潛云兵當作其

略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

董祐誠曰隋書地理志且末郡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唐書

地理志渡且末河至且末城蓋皆指阿耨達大水以此注推

之當在蒲昌海西南大戈壁中今自和闐以東塔里木河之

南西藏北山之北東至青海西北境數千里中皆大戈壁水

皆流入沙中別無大川左會塔里木河者所云阿耨達大水

無可指證以理推之流沙之地古今互異漢書西域傳稱從

鄯善南水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唐書地理志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又西白石城鎮播仙鎮至于闐又唐西域記元奘之歸由瞿薩昌那國即于闐國東過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從陽關涉醜磧渡陷河至于闐皆出大戈壁中今驛道則自嘉峪關外西經哈密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至葉爾羌乃折而東南至和闐無由漢之南道者西域傳南道自陽關以西樓蘭且未精絕扞彌小宛皆在今戈壁中城郭相望元奘所記稱于闐東行入大流沙人畜昏迷屢有喪亡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又六百餘里至折摩默那故國即湟末地城郭歸然人煙斷絕復東北千餘里至樓蘭是唐時已為無人之境與漢志所稱迥異今則盡為荒服唐代諸鎮城並淪沙磧蓋風沙相搏故道或湮戈壁之中水泉之匯為淖爾者以十數皆潛行入沙在古時或有北行入會流東逝通為注濱河董祐誠曰北河下有注濱城蓋南北自此合流矣以下與南河皆一水所逕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濱趙竝作賓下同董祐誠曰當在蒲昌海南少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于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

子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百官祖道橫門王自請天

子曰趙刊誤曰箋曰據漢書西域傳脫一其字案西域傳云

曰不作其王也朱氏乃據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

黃省曾本託言漢書誤矣身在漢久恐為前王子所害國有

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

鎮撫之敦煌索勣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

趙釋曰全氏曰貳師之官後漢所無且其時刺將酒泉敦煌

史秩卑不得表行將軍也何焯曰其事無可考

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

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隄勸厲聲曰王尊

建節官本日案尊近刻訛作遵案朱訛趙改刊誤河隄不

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

未滅乃列陣被杖鼓譟謹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回滅

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其水東

注澤官本日案注內敘蔥嶺南河合于闐河終於此澤在樓蘭國北扞泥城董祐誠曰城當

在蒲昌海南澤即蒲昌海也注引西域記云南河自于闐東迤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

海亦名牢蘭海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去詳見北河下

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官本日案八百

近刻訛作三百案朱訛趙改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刊誤曰三漢書西域傳作八

土地沙鹵少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國

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趙

日一清案此故彼俗謂是澤為牢蘭海也官本日案澤原本

水東注澤改正釋氏西域記曰南河孫校曰即漢武帝所名也自于闐東

於北三千里趙東於作於東刊誤日東於二字當倒互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

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

烏趙作夷禪善入牢蘭海者也趙刊誤日箋曰李克家云禪

通秦胡語異而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

疏勒逕流南河之北官本日案此二十五字原本及近刻竝

二此敘北河逕疏勒溫宿姑墨龜茲墨山注賓樓蘭入蒲昌

海不得與經滄素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日二十五字

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疏勒國南至莎車捐毒

國東至疏勒莎車國西至疏勒則疏勒在莎車西北捐毒之

闐嶺西北至疏勒鎮千二百三十里又稱疏勒西南入蔥嶺

則即今之喀什噶爾也至取茶所守疏勒城非疏勒國治通

鑑注所辨甚確此注引之蓋偶失檢耳今哈喇庫勒東出至

喀什噶爾城南漢書西域傳曰蔥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

餘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官本日案以上約舉漢書西域

字朱謀埠箋謂當作釋氏西域記非也案朱衍二字

箋日漢書西域傳無此文當作釋氏西域記趙依改暨于

溫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

朱趙不重枝水二字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尉頭國南與疏勒接山

道不通溫宿國西至尉頭三百里疏勒去長安九千三百五
十里溫宿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是溫宿疏勒東西相距
約千里與今烏什至喀什噶爾略同其中大山縣互尉頭在
溫宿之西故與疏勒山道不通今固勒扎巴什諸山是也喀
什噶爾河東流逕葉爾上承北河于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
羌北又東流逕烏什南

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

城下董祐誠曰今喀什噶爾城北山麓有水同源異流北曰
赫色勒南曰特爾墨楚克東南流復合入喀什噶爾河

又有木什河特們河皆入赫色勒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趙
河當即注所稱疏勒北山水也
上有漢書西域傳曰六字刊誤曰全祖望云此下三有市列
句是引漢書南去上脫漢書西域傳曰六字今補正
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趙刊誤曰箋曰宋本無西字案漢
書西域傳有西字朱氏妄引宋本

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牀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于宮
中供養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為匈奴左鹿蠡王

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趙刊誤曰箋曰
有水可固案道元未徵引後漢書作澗傍

范史不得據彼以規此也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于城
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飲之恭乃

仰天歎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

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眾稱萬

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為神遂即引去後車師叛與匈奴攻

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同生死咸無二

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章帝納司徒鮑昱
之言官本曰案章帝近刻訛作明帝案朱趙作明帝趙釋
曰案建初是章帝年號酈氏誤記後漢書耿恭傳初關
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
即位則明帝字誤無疑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
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

恭遇大雪文餘僅能至城中夜間兵馬大恐羌遙呼曰官本
遙近刻訛作逕案朱作逕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
箋曰後漢書作逕呼趙改逕相持涕泣尙有二十六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還枝

河又東逕莎車國南

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注文北河至溫宿合枝河因敘

枝河逕疏勒莎車至溫宿而入北河此枝河所逕不得爲北
河蓋注訛作經於是枝河北河相亂後人妄改耳案朱訛
趙改枝竝作北下同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西
域傳疏勒南至莎車莎車西至疏勒南至蒲犁此言枝河東
逕莎車國南則漢莎車城在葉爾羌北境竝在北河之北當
今葉爾羌所屬巴爾楚克諸地其境則南有葉爾羌地故疏
勒南至治莎車城西南去蒲犁七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域
莎車也

屯田于此有鐵山出青玉枝河又東逕溫宿國南

官本日案此九字近

刻訛作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考
上下文皆敘枝河所逕此北字亦屬後人妄改今訂正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治溫宿城土地物類與鄯
經之當作又南字當移溫宿國下

善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于

此枝河右入北河

官本日案注內敘枝河終於此董祐誠

巴爾楚克城南入烏什南界別無支流河北近大山以此注
言之當自喀什噶爾城南分枝水北流又東隨山麓東行逕
巴爾楚克城諸地至烏什南界合爲一古今或有變徙也
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官本日案此九
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敘蔥嶺北河所
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接下入姑墨川
水注之於文爲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入句姑墨川水注
之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溫宿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姑墨
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今阿克蘇城距烏什城里數略同自
阿克蘇城南渡河循和闐河有道通和闐城即馬行十五日
之道唐書地理志撥換城一曰姑墨州西二百里至溫肅州
自撥換南至于闐鎮城竝與漢書及今地合今喀什噶爾河
東流自烏什南逕阿克蘇南又東南即姑墨川水注之官本
與葉爾羌來之南河會通爲塔里木河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姑字上近刻衍入水導姑墨西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導上
字案朱趙有
落水 歷赤沙山 官本日案近刻脫東南流逕姑墨國西治南
字 歷赤沙山 官本日案近刻脫東南流逕姑墨國西治南

城官本日案近刻脫南城二字案朱脫趙增南至于闐馬

行十五日土出銅鐵及雌黃其水又東南流右注北河官本日案

河字近刻訛作波案朱趙作北波河趙釋曰一清案北波

河謂北循河也章懷後漢書注曰波傍也音波又西域傳作

波章懷注曰循河曰波音波義反史記曰波山通道董祐誠

曰唐書地理志撥換城西有撥換水當即姑墨川水今阿克

蘇河出阿克蘇西北山東南流經阿克蘇城西南烏什河出

烏什山西山逕烏什城北東流來會又東岐為二支入塔里木

河天山正幹今為漢騰格里山互阿克蘇城庫車城北而東

庫車北山出砾砂赤砂山當以此得名下龜茲水亦逕赤砂

山則赤砂縣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官本日案近刻脫北字

互甚遠也案朱趙無北河二字

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姑墨國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太平

寰宇記唐顯慶三年移安西都護府于龜茲故國正南與于

闐城守捉南北相當正西至撥換五百六十里又從撥換西

北經拔達嶺至碎葉城大唐西域記屈支國舊曰龜茲西行

六百餘里至拔祿迴國舊謂姑墨唐書地理志于闐東蘭城

守捉三百里至于闐今庫車城西至阿克蘇南直和闐之東

西北由阿克蘇度冰山通伊犁方位道里皆合魏書西域傳

龜茲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

武水即黃河白山即城北天山計武水即北河今塔里木河

自阿克蘇城南東流逕庫車所屬沙雅爾南亦為額爾河

也又東左合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

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

炭治此山鐵恆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云官本日案

字案朱脫趙增日字龜茲能鑄治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

刊誤曰廣志下落日字龜茲能鑄治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

氏西域記曰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出山

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

北河官本日案北近刻訛作此案東川水官本日案東字

有又字案朱趙出龜茲東北官本日案近刻脫出字案朱趙無

增校歷赤沙積梨官本日案近刻脫歷字案朱脫趙南流

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趙釋曰全氏曰故延城

水二

三

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

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言輪臺以東接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謂今喀喇沙爾所屬布古爾城諸地以此注推之輪臺在庫車河之西昔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搜粟

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輪臺以東地廣饒水草可溉田五千頃

以上官本日案可近刻訛作有案朱其處溫和田美可益訛趙改刊誤曰有全祖望校改可

通溝渠種五穀收穫與中國同時匈奴弱不敢近西域于是徙莎車相去千餘里即是臺也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

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董祐誠曰一源即西川水枝水左派者一源即西川水三分中之一水

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蓋屯校所守也其

水東南注東川董祐誠曰今拜河二源東曰哈布薩喇河西曰穆薩爾河俱出阿克蘇屬拜城西北山合

干城西南東流逕城南合北來察罕水又逕賽里大南而東赫色爾河出其北山三水合南流來會又東逕庫車城南而

東庫車河出城東北山二水合南流逕城東來會又東南注塔里木河拜河當即注之西川庫車河當即注之東川其西

川逕入北河及支流分四二流通東川故道多不可考至龜茲城當今近庫車城固無可疑也注于北大山引西域記屈

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案回疆通志火焰山自喀喇和卓歷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北一帶山皆赤色如

火焰形其中產硫砂常有煙霧湧起至夕光焰若炬蓋即注所稱北大山矣

壘國南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龜茲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當在今庫車城東南西南接庫車河傳又

言烏壘南至渠犂南字當東字之誤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

門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

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並護北道故號都護

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

薨之水董祐誠曰右當作左注自此以下或言大河或言河水不復言北河蓋二河之合在此今塔里木河自沙

雅爾南東流至喀喇沙爾所屬庫勒爾城南合開都河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董祐

誠曰今裕勒都斯河為西源出喀喇沙爾西北楚爾達山哈
布齊哈河為東源出喀喇沙爾北和屯博克塔山皆天山正
幹即敦薨山也注稱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今是山迤東
為鎮西府所屬當漢匈奴蒲類王地迤西為伊犁所屬當漢
烏孫地 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

出焉 官本日案近刻脫敦薨而西流注于泐澤出于崑崙之

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 二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為二水左水

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 官本日案近刻脫左逕流焉耆之野

官本日案逕近刻訛 **屈而東南流** 官本日案而字近刻訛作

而趙 **注于敦薨之渚** 董祐誠曰左水今無攷以今水道證之

流即此注之左水一為達賴克河東流即此注之右水注云

右水東南流 董祐誠曰今裕勒都斯河自楚爾達山西南流

而東 **又分為二左右焉耆之國** 董祐誠曰今裕勒都斯河東

漢書西域傳焉耆四面有大山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市
其城此注言城居四水之中今喀喇沙爾城東海都河環繞
之中天山四面環繞焉 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
耆員渠城蓋在此矣

城西去烏壘四百里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 董祐誠曰今

合東南流為海都河左與哈布齊 **東源東南流分為二水澗**

哈河合而同注于博斯騰淖爾 **洪湍濬發俱東南流** 董祐誠

瀾雙引 官本日案澗字上近刻 **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

布齊哈河東南流當喀喇沙 **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

爾東北分為二水合海都河 **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

官本日案國近刻訛作城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城當作國**

下云國治危須城是也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危須國西至

焉耆南至尉犁當 **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

即今喀喇沙爾 **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 官本日潭近刻訛作渾

潛校 **溢而為海** 官本日案而原本訛作流據宋本改正 **案**

改潭 **吳瑄本改作溢流謝兆申據宋鈔本作溢而為海是也案流**

字與海字俱從水得其偏旁以意推之流字為近董祐誠曰

今海都河匯于喀喇沙爾之南為博斯騰淖爾史記曰焉耆東西廣三百餘里南北半之所謂敦薨之藪也

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

犁國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龜茲東通尉犁焉耆南至尉犁更證以此注尉犁蓋在博斯騰淖爾之西庫車之東後漢班超討焉耆自西而東先至尉犁焉耆絕葦橋以拒漢軍今喀喇沙爾所屬布古爾城有葦湖惟一土橋可渡則尉犁正當今布國治尉犁城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古爾地也

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董祐誠曰今博斯騰淖爾南出爾山北山東接額格爾齊山今猶以漢名相傳曰沙山在博斯騰淖爾南一百二十里晉書西戎傳沙州刺史楊宣疆理西域以張植為前鋒焉耆王熙拒戰于賁崙城為植所敗植進屯鐵門即所謂鐵關谷矣又西南流逕連

城別注官本日案近刻脫逕字案朱脫趙增別改引刊誤曰西南流下落逕字別注是引注之譌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喀喇沙爾西南庫勒爾城之西自連城西至輪臺皆故屯田地裂以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為為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即此處也其水又屈

而南逕渠犁國西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渠犁城東北與尉犁沙爾所屬庫勒爾城當漢渠犁國也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

流逕渠犁國董祐誠曰今海都河折治渠犁城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犁即此處也南與精絕接

東北與尉犁接又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今海都河南入塔里木河注中所稱凡天山南境諸大水入蒲昌海者備舉無遺當元魏時玉門以外久淪異域酈氏博考傳記以成此注今則蔥嶺以東盡登戶版雖川流變遷古今或異而證以輿圖大勢較然若合符節如敦薨之水敘次詳盡與今道曲折不爽酈氏之書可謂俟百世而不惑者矣

山海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泐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

十里趙釋曰一清案漢書西域傳作山國云鄯善國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又云山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未接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

六二

六

也漢書脫去墨字師古遠以臆解之更不識所居何山所治
何城觀鄴注甚是分明可補史傳之闕文正小顏之曲說董
祐誠曰趙氏據此注謂漢書山國脫去墨字以正小顏之誤
案注稱墨山國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蓋皆西域
傳文是今本漢書更脫去治墨山城四字也西域傳言西北
至焉耆東南至鄯善西至尉犁危須當在今庫勒爾之東南
濱塔里 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董祐誠曰蓋以注濱河又東
木河

逕樓蘭城南而東注官本日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注稱樓蘭田土屯此非樓蘭治也蓋樓蘭田土所屯本

城禪國名蓋樓蘭田土屯此非樓蘭治也案朱訛趙改刊故城禪國

日案發田土近刻訛作發田土案朱訛趙改刊故城禪國

誤曰全氏云發田土當作發田土案朱訛趙改刊故城禪國

名耳河水又東注于湖澤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河至此乃注內敘蔥嶺北河所終案即經所謂蒲昌海也

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官本日案

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近刻訛作

靈案朱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官本日案近刻脫昌字

訛趙改案朱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官本日案近刻脫昌字

落昌字盪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元

潛改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滄其崖岸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滄

刊誤曰全祖望云餘潘風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官本日案

岸岸當作崖岸案朱衍趙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

刻衍皆字案朱衍趙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

刪刊誤曰皆字衍文案朱衍趙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

也朱箋曰此注謬錯難以意通據御覽所引涼州異物志云

姜賴之虛今稱龍城恆溪無道以感天庭上帝赫怒海溢

盪傾剛鹵千里蒺藜之形其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氈臥之掘

下有鹽累碁而生即此事也

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枕案朱

次相累類霧起雲浮官本日案起近刻訛作氣案朱

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

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

彼岳崇之山東望泐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

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官本日案漢書西域傳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後漢書同惟

水經注作千三百里足證二書皆脫千字案朱趙千上有

一字又朱作至趙改去趙刊誤曰至黃省曾本作去趙釋曰

全氏曰案郭璞注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與漢書西域傳合也

案朱廣輪四百里官本日案近刻作廣袤三百里

趙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朱箋曰電御覽作雷趙改雷

為隱淪之脈當其還流之上官本日案近刻脫其字案朱

平御覽引飛禽奮翮于霄中者無不墜于淵波矣即河水之

此文校增所潛而出于積石也董祐誠曰蒲昌海今日羅布淖爾蒙古語謂淖爾為池當土魯番廳之西南周

圍數百里停而不流天山以南蔥嶺以東之水皆會于塔里

木河而滯于此自此伏流至鄂敦他拉眾泉竝發為大河重

源據注則今羅布淖爾鄯善在其西南龍城在其東北也三

沙當即今敦煌西境外之沙磧古稱白龍堆三國志注引魏

略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蓋三隴沙即注所稱三沙矣

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竝開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

也河水重源又發于西塞之外出于積石之山董祐誠曰積石山見上河

水自蒲昌伏流至噶達素齊老山而復出注言出于山海經

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官本日案西下近刻衍南字案朱

趙有是山也萬物無不有官本日案近刻下有禹貢所謂導河

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

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

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官本日左近刻訛作在

案朱訛趙改刊誤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官本日案逕下近刻

有於字是為河曲矣董祐誠曰今河水繞阿木柰瑪勒占

案朱趙有旗土爾扈特南前旗南又西北流逕和碩特南左翼中旗南

阿里克土司北又東北流逕土爾扈特南中旗東又北流逕

和碩特南左翼次旗東南又東流逕和碩特南右翼末旗輝特南旗南又東流入貴德廳界河曲之中為和碩特前頭旗南左翼中旗南右翼中旗土爾扈特南前旗及察漢諾們罕喇嘛遊牧處即析支地也 應劭曰禹貢析

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

曲羌也**東北歷敦煌酒泉張掖南** 朱趙北下有逕字趙釋曰

郡下云有蒲昌海冥安縣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

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龍勒縣氏置水出南羌中

東北入澤溉民田效穀縣師古曰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

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效力田以勤效穀因立為

縣名淵泉縣師古曰關駟曰地多泉水故以為名廣至縣宜

禾都尉治昆侖障酒泉郡應劭曰其水苦酒故曰酒泉師古

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祿福縣呼蠶水出南羌

中東至會水入羌谷會水縣北都尉治偃泉障東部都尉

治東部障關駟曰眾水所會故曰會水樂涇縣說文曰涇

也酒泉有樂涇又曰涇涇溢也今西河朔方言謂沸溢為涇

涇張掖郡樂涇得縣千金渠西至樂涇入澤中羌谷水出羌中

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百里刪丹縣桑欽以為

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居延縣居延澤在應劭地理風

俗記曰敦煌 官本日案下酒泉張掖皆釋其義此當有脫文

漢書注引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 趙釋曰一

清案漢志敦煌郡注引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與酒泉張掖

俱是仲瑗之說則此不應獨遺之劉昭郡國志補注敦煌郡

下引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艮虛水有懸泉之神山 酒泉

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 酒泉

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說文曰郡

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

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皇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從邑君聲釋名

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

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

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于君謂

之郡 孫校曰郡非會 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

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

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

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門雁之

所育是也孫校曰雁門之山出山海經則此亦以山陵名耳其說非也或以號合禹合諸

侯大計東治之山因名會稽是也官本日案因字近刻訛作國上衍會計二字案朱

趙同趙釋曰全氏曰元文大計東治之山因名會稽是注所

引有舛譌又東治之名更在會稽之後蓋自區治死始有之

仲瑗反以為古河逕其南而纏絡遠矣董祐誠曰河自蒲昌伏流重源再發並行

地名亦誤也塞外故舉三郡以表其地敦煌郡今安西州地酒泉郡今肅州地張掖郡今甘州地經合言過郡南注言纏絡遠明河去

三郡尚遠通典必求河水自河曲又東逕西海郡南官本日

河于三郡中誤矣案朱訛作河水自東河曲考注義

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訛作河水自東河曲考注義

乃承上河曲之文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

注混作經自東二字胡渭校改東自董祐誠曰下注引十三

州志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西海郡治此

當在今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

青海南

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紛亂

郡亦棄廢趙釋曰全氏曰案五縣謂修遠監羌興武罕虜順

海太守程永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官本日案此

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五字是注混作

經董祐誠曰通鑑注大小榆谷即唐之九曲在積石軍西二

百里宋史地理志積石軍北至西甯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

州八十里則榆谷當在今貴德廳西

元五年貫友代聶尙為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

其熟麥數萬斛于逢雷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官本日

刻訛作其案朱訛趙改于河峽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

刊誤曰其全氏校改且案朱訛趙改迷唐

曲永元九年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八年案朱訛趙改迷唐

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

聽還大小榆谷迷唐官本日案此下近刻衍種人二字案

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案此處似多種人

二字後漢書西羌傳云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
迷唐以為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飢餓不
能遠出遂復背叛云云則背叛者止迷唐耳故下有與羌為
讐種人與官兵擊之之文擊之者擊迷唐也豈有種人背叛
種人復擊之之事乎其云與羌為讐據後漢書云迷唐復還
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
諸種為讐鄜注刪謂漢造河橋以官本日案謂近刻作兵來無
落不存故難曉耳

時故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為讐種人與官兵擊之允

川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

因戰迷唐敗走于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官本日案近刻脫谷

無復聚落隄糜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

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與

諸種相傍南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

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河以廣田畜官本日案河近刻作水

省曾本故能疆大常雄諸種今黨援沮壞官本日案近刻訛

趙改刊誤曰壞沮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水黃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數百宜及此時

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

穀富邊省輸轉之役上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遂開屯田二

十七部官本日案近刻脫列屯夾河官本日案近刻脫列屯

與建威相首尾後羌反遂罷案段國沙州記吐谷渾于河上

作橋謂之河厲長朱趙有百五十步兩岸壘趙作石作基陞

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壓兩邊俱平官本日案近刻訛作

改往來相去三丈竝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橋在清

水川東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趙釋曰全氏曰施廷樞曰水經全用後

陽之稱中山亦其證因河關之屬隴西而知水經為東京之作
義最精審予嘗謂山經亦成于後漢故其稱河關亦曰隴西也
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趙釋曰全氏曰道元歷敘河關一帶大
以注為經于是胡渭疑洮水不應再見反改河關下之經文洮
水為洮水以避之不知河關一帶之水通名洮河非別有所謂
洮水也胡氏畢生治水經乃有此繆

河水右逕沙州北

官本日案右近刻訛作又案朱趙作又
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前涼以敦煌西域

都護等三郡三營為沙州則在今安西州界中之沙州也西
秦錄乞伏熾磐以沙州刺史魏景鎮西平通鑑呼盧古等攻
沙州刺史出連虔于湟河是當時西平湟河諸郡皆屬沙州
即此注所稱沙州蓋乞伏氏所移置也熾磐當宋元嘉時隋
書經籍志稱宋新亭侯段國此注引國所撰沙州記有吐谷
渾河橋有強臺山有墊江源則今貴德循化以南諸番界直
接松潘廳北境皆當時沙州地記又有臨洮城臨洮與枹罕
西秦同屬隴西郡以記言之則是時北河州雖鎮枹罕而臨
洮則屬沙州矣河水所逕之沙州諸地志皆不載賴存此注
猶可考證其治當在今貴德廳西所治之城已不可攷詳釋
注文似即漢段國曰洮河朱箋曰段國沙州記云洮水與墊
之河關縣也

知洮字乃傳
寫之誤耳

西南

朱趙有
一字

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

朱趙有
一字

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

官本日案楊近刻作陽
案朱同趙改董祐誠

曰洮河見下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糶于地官本日案
當在今貴德廳西南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糶于地乾糶近刻
作干糶案朱作干糶趙改干糶刊誤曰箋曰御覽引段國
沙州記作若人委乾糶於地案何焯云晉人帖中或以乾為
干蓋乾干古通用初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回數百里沙
月帖淡悶干嘔是也

州于是取號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

趙釋
曰齊

氏召南曰今本漢志是文在破羌縣下豈誤移于河關與抑
俱有而一存一脫與全氏曰案道元注于破羌縣亦有此語
而所引是應劭說則知此是班固河關之本注而應劭又再
注之于破羌今本漢書于河關下失去元注于破羌下復脫
應劭曰三字猶幸是文有可考爾董祐誠曰今本漢志無此
文蓋脫簡漢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續漢書屬隴西
經言隴西河關縣知作者在東蓋取河之關塞也風俗通曰
京後矣縣當在今貴德廳界中

官本

日案此句有脫誤未詳
案朱趙作與縣易偏矣
言當玄靜平徭役也
朱無平字箋

玄靜平徭役今本風
釋名又曰縣懸也
朱趙懸作縣下同朱
脫縣趙增刊誤曰又

曰下脫縣字縣也之縣
懸于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
其音為懸與懸通用

也弦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
曲如弦弦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系字在半也
官本日案此句

案朱趙系作縣趙釋曰
漢高帝六年
官本日案原本及近刻
六並訛作元據漢書改

一清案此句疑有誤
正案朱作漢高帝六年趙改正
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令各自

築其城也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

又東北濟川水注之
官本日案此二十七字原本及近刻並
訛作經今考上文河關縣至後敘洮水

皆依經為注又平近刻訛作卑
案朱訛經平作卑箋曰謝
云據後注西卑當作西平趙並改刊誤曰二十七字是注混

作經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西平郡領西都臨羌長甯安夷
四縣元和郡縣志後漢獻帝分金城置西平郡後魏以為郡

善鎮蓋在河水北界今自貴德以北皆西平郡地
又曰今貴德廳西北有公庫勒諸水疑即二川也
水西南出

濫瀆東北流入大谷
董祐誠曰谷當
在今貴德廳南謂之大谷水北逕澆河

城西南
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南涼禿髮烏孤以西平河南
地為澆河郡下注云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

二百二十里澆河城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則城在今西寧縣西
西三十里澆河城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則城在今西寧縣西

南近今貴
德廳治
北流注于河
董祐誠曰今貴德廳東有野橋下必
拉西有和卓蘭台必拉皆出廳南北

流入河未審何
者為濟川水也
河水又東逕澆河故城北
官本日案此十字
原本及近刻並訛

作經又東訛作東又
案朱訛趙
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
改董祐誠曰即濟川水所逕城也

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
趙釋曰一
清案通鑑

宋紀作
阿柴
為安西將軍澆河公即此城也
河水又東北逕黃川

城
董祐誠曰城無攷唐書地理志達化縣
東有黃沙戍疑即此當在今貴德廳東
河水又東逕石城

南
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廓州化城縣郭下本後魏石城縣
黃河在縣南八十步即此石城也當今西甯縣直南南臨

河水魏書地形志無石城左合北谷水官本日案此二十二

縣蓋屬鄯州今本關也字原本及近刻並訛昔段頰擊羌于石

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即于此也河水又東北逕黃

河城南官本日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案朱訛

前涼以其地為湟河郡張猛龍頌有涼黃河太守諸書無黃

河郡則黃河郡即湟河郡也太平寰宇記引周地圖記云湟

鄯州下郡縣俱闕此注稱黃河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

當在今西寧縣東南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水又東

巴燕戎格廳西境趙釋曰全祖望曰先司空公曰廣遠即廣威

北逕廣遠城北音同字異宇文蓋取此城以名縣董祐誠曰

通典廓州廣威縣本後魏石城縣是廣威與石城相近唐

之廣威蓋即以此廣遠得名當在今循化貴德二廳間右

合烏頭川水官本日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右

作經又朱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河董

趙右作又誠曰今有清水河出貴德廳南東流合南來一水北流東

循化廳界西為貴德廳界又北入于河疑即烏頭川水其南

來一水疑即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

所謂支津也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後漢書馬武

追擊羌到東西邯注云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今

化隆縣東案化隆即化城唐為廓州郭下縣廓州故石城也

邯川城當在今巴燕戎格廳所屬土司境元和郡縣志合川

郡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城之左右歷谷有二水官本日案

作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全祖望云三當作二杜佑曰東

西邯水各分左右是也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馬武傳章懷

注曰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董祐誠曰今巴燕戎格

廳西境東有克欠河西有克羣河疑即東西邯水也導自

北山南逕邯亭注于河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官本日案

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董

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誠曰晉書地理志永寧中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所統

有臨津縣魏書地理志永寧中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所統

而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水當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

在今循化廳西

董祐誠曰水當

董祐誠曰水當

董祐誠曰水當

南官本日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

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二漢志白土皆

屬上郡非此城也晉書地理志金城郡有白土三國志正始

九年叛羌屯河關白土故城則漢末已有城矣魏書地形志

縣闕此注引十三州志左南津西六十

里有白土城當近今巴燕戎格廳治

西六十里有白土城

官本日案注刊誤曰白土城上落有字孫潛校增

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河濟渡之處

北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黃省曾本無處字全氏曰北字

是地字之誤今以通鑑注所引校正之案即作處字義亦通

北字衍文趙釋曰全氏曰案胡三省曰漢左南津之白土城

晉置白土縣屬金城郡其漢上郡之白土縣乃後魏新平郡

之白土縣魏涼州刺史郭淮

官本日案淮為雍州刺史此云

不可溷也

國志淮領雍州非涼

州刺史蓋史傳之略破羌遮塞于白土即此處矣

塞近刻訛

作塞案朱作寒箋

日魏志作塞趙改塞

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

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

白土城北又東南注于河董祐誠曰水當近

兩川右合二水官本日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董祐誠曰當在今

參差夾岸連壤朱作壤箋曰舊

巴燕戎格廳西

負險相望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

勢爭高遠望嶮嶮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

階懸巖之中多后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達

者

官本日案達近刻作逮

案朱趙作逮

因謂之積書巖巖

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

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

名之為唐述山

罕縣分界今為河州西北黃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

河之北巴燕戎格廳之西趙改州刊誤曰

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川郭仲產撰劉昭續志補注引之

秦川黃省曾本作秦州秦州記記曰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

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

十丈藏古書五笥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字案亮南安人也

趙釋曰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

謂之唐述山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于此山海

經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境中杜佑通典云禹施功

自積石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案諸家言積石者

多以此為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尚千餘里其說蓋本于

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之始即

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

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

甚正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山

出玉案古圖書乃名河所出為崑崙後人遂竝積石亦失其

實耳至水經並云積石在蔥嶺之北則又失之遠矣或譏杜

佑主龍支之積石謂因唐置積石軍于澆河故城而誤考後

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又桓帝紀燒當

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注即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支縣

南是河州積石之名非始于唐矣一清案此言積石主通典

與禹貢雖指異雖指主水官本日案下封未詳疑

經注不以杜佑之言為然下封有水是地名趙刊誤曰箋

曰下封當作崖下全祖望云非也下封即下邳也字不誤案

元和郡縣志云後魏避道武諱改為夏封而魏收地形志不

載此縣惟馮翊蓮勺縣下云有下邳城則其後廢省矣然秦

州天水郡之上封云避道武諱改則夏封易名李宏憲不為

無據也董祐誠曰戴氏曰下封未詳疑是地名趙氏引全氏

說謂下封即下邳避道武帝諱然下邳與此相距絕遠當從

戴氏闕疑為正導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董祐誠曰水當

西河水又東得野亭南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亭水所出之文亦脫案朱訛趙改又改得為逕刊誤曰八

字是注混作經全氏曰先贈公云得當作逕野亭是地名於

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董祐誠曰水當謂之野亭口官本日案

亭近刻訛作城案朱趙作城河水又東歷鳳林北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枹罕縣鳳林山在北三十五里今為河州之北

山名也五巒俱峙耆彥云官本日案彥近刻訛作諺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諺當作彥耆彥猶

云耆舊耳昔有鳳鳥飛遊五峰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記曰枹罕原

北名鳳林川中則黃河東流也河水又東與灘水合官本日案

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灘漢志作離水導源塞外

羌中董祐誠曰水今日大夏河源出循化廳西南邊外山曰荅蘇爾海阿林水曰和爾藏必拉故地理志

曰其水出西塞外東北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董祐誠曰

循化廳南通鑑秦王熾磐築列渾城于汁羅方輿考地說無紀要列渾城在河州西南百八十里疑即列城也

目蓋出自戎方矣左合列水官本日案合近刻訛水出西北

溪東北流逕列城北右入灘水官本日案右近刻訛作又

曰又下落東字董祐誠曰今循化廳西南山曰達那阿林南有水東流合和爾藏必拉疑即列水也城居二水

之會也灘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董祐誠曰城當西戎之召

也又東北右合黑城溪水官本日案右近刻訛作石案朱

曰右當水出西北山下官本日案山近刻訛東南流逕黑城

作左南董祐誠曰城當又東南枝水左出焉又東南入灘水董祐

水當在今循化廳南董祐誠曰城當榆城溪

水注之水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東南流逕細越川官本日

近刻有于字案朱趙有夷俗鄉名也又東南出狄周峽董祐誠曰當

東南右合黑城溪之枝津津水上承溪水東北逕黑城東

東北注之榆溪董祐誠曰水當又東南逕榆城南東北注灘

水灘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險峻絕官本日案近刻脫峻

字案朱趙無險作

全對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即皋蘭山門也董祐誠曰

書同志石門山在鳳林縣東北二十八里即皋蘭山門也鳳林縣

元和志謂東南至河州八十里太平寰宇記謂在州西南八

十里寰宇記為是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

山在今河州西南皋蘭謂是山之關塞也官本日案謂字上近刻

義曰官本日案近刻脫應劭皋蘭在隴西白石縣塞外官本

在字上近刻初應劭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今是山去河不

遠故論者疑目河山之間矣趙刊誤曰兩皋蘭應之應字俱

隋書經籍志應劭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孟康漢書音義

九卷今注引二家之言各加姓名以別之後來傳寫脫誤行

間散佚隨筆補綴今漢書武帝紀注文其在可考而知也謂

是山之關塞也一語是道元自己解說如此蓋皋蘭本山名

而應劭以為河名孟康以為山關名瀧水又東北皋蘭山水

故又以論者疑目河山之間釋之

白山左右翼注瀧水董祐誠曰當在瀧水又東白石川水注

之水出縣西北山下官本日案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

白石縣也董祐誠曰縣即東南流枝津東注焉白石川水又南逕白石城

西董祐誠曰即下所云白石故城也漢志白石縣屬金城郡

本漢白石縣地注引闕駟謂在狄道西而注瀧水董祐誠

北二百八十五里則當在今河州西南而注瀧水董祐誠

在今河州西南瀧水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朱脫瀧字趙增刊王莽

更日順礫闕駟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瀧水

逕其北今瀧水逕其南官本日案其字近刻訛作東案朱

字衍而不出其北也瀧水又東逕白石山北董祐誠曰山當

應劭曰白石山在東羅溪水注之官本日案近刻脫水字

下落水出西南山下東入瀧水董祐誠曰今牛脊河出河州

水二

水

疑即羅澗水也 **澗水** 又東左合罕干南溪水 宋無澗字趙增刊水出

罕干西 官本日案近刻脫一 **東南流逕罕干南** 董祐誠曰蓋罕干羌所居

當在今河州西 **注之** 官本日案此二字近刻訛在前澗水逕東南

三州志曰廣大阪在袍罕西北罕干在焉 趙釋曰一清案此

馮方輿紀要云罕干谷在河州西水經注白石縣 昔慕容吐

東有罕干渡又東則袍罕故城也蓋誤以溪為渡 **澗水** 又東逕袍罕縣故

城南 董祐誠曰漢志縣屬金城郡續漢志屬隴西郡魏書地

形志河州治袍罕而無袍罕縣元和郡縣志魏置袍罕

鎮太和十六年改為河州此注云袍罕故城下又別出袍罕

城則後魏之袍罕非二漢故城矣諸家地志皆以漢魏迄唐

之袍罕皆即今河州治此注引十三州志澗水在城南門前

東過今大夏河北至州城尚四五里而洪水河經州南門外

東入大夏河似與白石枝津相合疑今河州城為北魏以

後之袍罕而二漢故城尚在今州治之南濱于澗水也 **應**

劭曰故袍罕侯邑也 官本日案袍罕近刻作罕羌 案朱同

趙改袍罕羌別誤曰 作袍罕今

本漢志注亦誤願景范校正案太平寰宇記河州袍罕縣

下引周地圖云袍罕即故袍罕侯邑也疑故下脫袍字 **十**

志屬隴西郡 **澗水** 在城南門前東過也澗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

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金紐大嶺北 官本

紐大二字近刻訛作細北 案朱作細北趙改紐北刊誤曰

全氏云隋五代史志云袍罕郡大夏縣有金紐山細字誤也

案太平寰宇記金紐山在大夏縣西二十里亦有 **又東北逕**

金紐城一號金柳城即前涼曾為金紐縣於其中 **一故城南又東北與北水會北源自西南逕故城北右入南**

水亂流東北注澗水 董祐誠曰今河州東南有廣通河有二

河疑即故城川 **澗水** 又東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

石川東逕白石城北 董祐誠曰當即 **又東絕罕干溪又東逕**

袍罕城南 董祐誠曰此後魏之袍罕城也疑即今河州治 **又東入澗水** 董祐誠曰今

河州西南洪

水二

水河源出大溝河流逕州治南門董祐誠外又東入大夏河疑卽白石枝津

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今灤水發源循化廳西南邊今河州地東流逕廳南又東北流逕河州南折

北流逕州東及東北入河在漢爲逕白石枹罕二縣境故地

漢書地理志曰白石縣灤水出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

理志曰灤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河水又逕左

南城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永寧中張軌置左南縣屬晉興郡魏書地形志闕此注引十三州志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當在今巴燕戎格

廳之東大夏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河口之北

也津亦取名焉董祐誠曰晉書載記張瑁從左南渡河襲麻秋軍後蓋其地爲河水津渡

東逕赤岸北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夾岸也董祐誠曰晉書載記張瑁屯于河夾岸麻秋襲秦州敗之當在今河州東北大夏洮河二口之間

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于此河上作

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東洮水注之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

由不察此屬注文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

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趙釋曰一清案漢志隴西郡臨洮縣洮水出西羌中

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強臺山孫校曰初學記引此正作強臺

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

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爲墊江水也

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強臺西傾之異名也孫校曰元和郡縣志洮州臨潭縣洮

水出縣南三百里強臺山卽禹貢西傾山也太平寰宇記西傾山在金城西南大河所經其下一名西強山一名強臺山屬蒙古境當和碩特前頭旗之東山脊南北橫互洮水出其

東曰巴爾巴必拉東南流折而東流爲洮河其西卽黃河當積石東東流折而北流又折而西北流之處迤南山脊東出

有水出其陽爲祥楚必拉卽墊江水源下會西漢水入江山爲江河之大戒故禹貢導山以西傾爲次陰列之首

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

官本日案近刻脫逕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北流下落逕字董祐誠

曰今洮州廳西南皆吐谷渾故地

吐谷渾者始是

趙作

東燕慕容之枝庶因

氏其字以為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強南北三百

里中地草徧是龍鬚而無樵柴洮水又東北流逕洮陽曾城

北官本日案近刻脫洮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逕下落洮字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洮陽屬狄道郡惠帝立後廢元

和郡縣志後周置洮州唐為洮州治臨潭縣其城東北三

面竝枕洮水嶺臺山在縣西南三百里與此注所引沙州記

強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正合今洮沙州記曰強城東北三

百里曾城城臨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于臨

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

洮陽即此城也洮水又東逕洪和山南官本日案洪近刻訛作共案朱趙作共

城在四山中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洪和郡屬河州元和郡縣志貞觀四年洮州自洮陽城移治故洪和城

八年復善美相縣西至州七十五里貞觀移州縣亦隨徙是

艾敗姜維于侯和涼張駿置侯和屯護軍苻秦王猛討叛羌

使別將守侯和後魏太和十五年吐谷渾脩泥和城置戍魏

攻拔之侯和泥和迷和即一城也音轉耳案下注言又

東逕迷和城北則迷和在洮水南與洪和在城北者不同

洪侯音相轉侯和當即洪和泥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董祐誠曰

迷音相近泥和當即迷和也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董祐誠曰

城當在今羌名也趙釋曰一清案魏志鄧艾傳景元三年破

岷州西姜維于侯和通鑑齊武帝紀魏主召吐谷

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臨洮泥和二城置

戍兵守焉胡三省曰泥和即水經注所謂迷和城洮水逕其

南又逕洮陽城東宋白曰洮州臨洮郡城本名泥陽在洮水

之北乃吐谷渾所築南臨洮水極險峻今謂之洪和城其和

即洪和也侯和即又東逕甘枳亭歷望曲孫校曰望曲在今

泥和亦即迷和耳岷州西南董祐誠

二百里官本日案近刻脫城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董

誠曰二漢志縣並屬隴西郡晉志屬狄道郡魏書地形志有

志岷州城即秦臨洮城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

案唐州治即今州治孫校曰尚書禹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

黑玉書于斯水上錫玄圭是也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溪祥檣趙釋曰朱氏謀璋

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俗

名赤水城官本日案近刻脫俗名二字案朱脫趙增亦曰

日臨洮城亦名赤水城則亦曰臨洮東城也董祐誠曰魏書

洮水即赤水出昆侖者也屬河州臨洮郡沙州記曰從東洮至西洮朱趙有百二十里

在今岷州東北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馬防以建初二

年從安故五溪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俗名龍城趙釋曰一

城六朝史亦作桑城通鑑因之蓋省文也不然鄜以為俗名

龍城豈又有桑城一名乎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臨洮郡龍

城縣太和十年置城當在今洮水又西北逕步和亭東董祐

岷州東北麻竜里諸土司境亭當在今洮州廳東北

流出山逕步和亭北東北注洮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洮水

又北出門峽董祐誠曰峽當在歷求厥川趙改歷東歷川刊

東案厥當作歷即下歷水也趙川上增堽字下同刊誤曰堽

孫校曰堽川水堽水出桑嵐西溪東流歷桑嵐川又東逕堽川

在狄道州南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河州洪和郡堽川縣延

北東入洮水興四年置即此注所稱堽川也隋書地理志水

池縣後魏曰堽川水故城在今洮州董祐誠曰洮水又北歷峽董祐

今狄道州南六十里有鎖林峽逕偏橋出夷始梁右合堽

水所經兩崖懸絕疑即此峽也孫校曰堽川水疑即抹邦河董祐誠曰今狄道州

堽川水南有南川水源出州東南渭源縣界露骨山西北流

水二

水二

水二

水二

逕抹邦山曰抹邦河至州南水東南出石底橫下朱趙無水

六十里入洮疑即葦塏川水刊誤曰箋曰宋本作右底北歷葦塏川西北注洮水洮水又

橫下案全氏云石字不誤趙桑上有龍字董祐誠曰晉書載記劉曜陷

東北逕桑城東安定南陽王保遷于桑城通鑑注保欲自桑

城奔河西也城當在今又北會藍川水孫校曰藍川水水源

出求厥川西北溪官本日案近刻作出來歷川西北溪南流

南流歷川四字趙刊誤曰來當作案求厥朱作來歷趙改東歷並有

東趙釋曰一清案此處有脫字東北流逕藍川歷桑城北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歷水城城北案朱趙桑作水朱重城

趙刪刊誤曰城字重文宜衍趙釋曰一清案魏書地形志洪

和郡藍川縣眞君八年置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河州洪和

郡藍川縣眞君八年置郡後改即此注所稱藍川也當在今

狄道州西東入洮水洮水又北逕外羌城西董祐誠曰城當

南土司境又北逕和博城東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城在山內左合和博

川水官本日案水字近刻亦作川案朱趙同孫校曰和博

道州西南土司境州西南有水出番界山曰札噶爾阿林東

北流逕八角城北入于洮水未知其爲藍川與和博川也

水出城西南山下東北逕和博城南東北注于洮水洮水北

逕安故縣故城西董祐誠曰二漢志縣並屬隴西郡晉省十

固郡魏書地形志無之是縣廢也注引十三州志縣在郡南

四十七里郡謂隴西郡二漢並治狄道也故城當在今狄道

州地理志官本日案志下近刻隴西之屬縣也十三州志曰

縣在郡南四十七里蓋延轉擊狄道安故五溪反羌官本日

刻訛作及案朱訛趙官本日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逕狄道故

城西官本日案狄道原本並作降狄道據漢書刪下同案

晉書地理志惠帝置狄道郡前涼置武始郡太平寰宇記晉

惠帝時以狄道爲降狄道十三州志云降狄道今曰武始魏

書地形志河州武始郡領狄道縣此云故城疑有改治戴氏

據漢書刪去降字今案寰宇記所引十三州志即此注所稱

關駟說是原本作降惟下引漢書則本無降字後人因前後

道故城其城北之武始故城則闕駟曰今日武始也洮水在後魏之武始郡治勇田者也

城西北流官本日案北流近刻訛作東北下又北隴水注

之官本日案隴近刻訛即山海經所謂濫水也孫校曰隴水原出渭源縣

董祐誠曰今本山海經稱濫水西流注于漢水漢字當誤水

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董祐誠曰今渭源縣北分水嶺即鳥鼠山之幹東則渭水源西則濫水源

也俗曰西逕隴坻官本日案近刻脫隴字坻訛作底案朱

逕隴底董祐誠曰當在今狄道州東此與天水之隴坻地異

而字亦異注引揚雄解嘲響若坻頽文選注引應劭曰天水

有大坂名曰隴坻坻丁禮切韋昭曰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

曰巴蜀名山堆落日坻依應說則當作坻依韋說則當作坻

顏師古注從韋說是也若西京賦其山岸崖趙作崩落者聲聞

數百里故揚雄稱響若坻頽是也又西北厯白石山下董祐誠曰

當在今狄道州東地理志曰狄道東有白石山趙釋曰一清案狄道

稱降樂史太平寰宇記云蘭州狄道縣漢書地理志屬隴西

郡惠帝時改為武始郡以狄道為降狄道則是晉時改稱道

元引班志稱濫水又西北逕武街城南官本日案街近刻訛

降斯其謬耳祐誠曰晉書惠帝分狄道置武街縣又云咸又西北逕狄道

和五年張駿置武街護軍當在今狄道州東

故城東百官表曰縣有蠻夷謂之道公主所食曰邑官本日

訛作有公主曰邑案朱趙作有公主謂之邑趙釋曰全氏

日案本表曰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

有蠻夷曰道今鈔應劭曰反舌左衽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

變割截不可曉通也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

東故曰隴西也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

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

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昔馬援為隴西太守六年為狄道開

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注于

洮水 官本日案流下近刻衍逕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逕

道州境逕州城東 洮水右合二水 董祐誠曰今洮水自會東

又逕城北入洮水 有石井泉皆在狄道州迤北境未知二水何指也 左會大

夏川水 官本日案左近刻訛作右 案朱訛 水出西山二源

合舍而亂流逕金紐城南 官本日案紐近刻訛作柳下同 趙改刊誤曰右會黃省曾本作左會

金柳亦金紐之轉音魏書地形志大夏縣有金柳城隋書地理志大夏有金紐山

曰魏書地形志大夏縣西二十里金劍山亦有金劍故城一十

號金柳城今案金紐金柳金劍皆一也當在今河州東南 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紐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又

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 董祐誠曰二漢志縣並屬隴西魏書

縣當徙治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並云大夏縣西北至河

州七十里金劍山在縣西二十里而此注引十三州志縣西

金紐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是唐宋之大夏即元魏大夏

城而二漢故城尚在其東二十里也城當在今河州東南境

接狄道地理志 官本日案志下近刻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

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 董祐誠曰

自河州東南合麻山關大馬家灘火石界內三派合東 洮水

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 董祐誠曰洮水今自鞏昌府洮

南又逕岷州北折北流又西北流逕洮州廳東又北流逕蘭

州府狄道州西又北逕皋蘭縣西河州東入于河在漢則逕

隴西郡之臨洮安故狄道至金城郡之枹罕東境 地理志曰

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

金城郡治也漢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

吾為修遠縣河水逕其南不在其北 董祐誠曰二漢志允吾

郡縣志廣武縣前涼置廣武郡開皇罷郡置縣允吾故城在

縣西南一百六十里又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後魏于此置金

允吾縣

允吾縣

允吾縣

城縣是允吾在後魏為廣武金城而地形志並闕疑皆屬鄯州也唐廣武縣即今莊浪廳治允吾故城當在廳西南河水之北西接巴燕戎格南趙作有湟水董祐誠曰湟水下云逕廳界南接皋蘭縣界西

和郡縣志鄯州湟水縣郭下本漢破羌縣地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是允吾在破羌南以下文湟水逕破羌城南及澗水不言逕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允吾縣推之此南字當作北

西海鹽池北董祐誠曰漢書地理志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即此注所本僊海即西海今日青海蒙古曰庫克諾爾鹽池在其西南蒙古曰達布遜諾爾庫克謂青達布遜謂鹽諾爾則積水之名也今湟水出青海東北實不逕青海鹽池之北漢志北則湟水所出蓋指縣北言之與上西北一例非蒙

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案漢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善長所引似有割截之誤且先引注文而後言臨羌亦未合又僊海疑當作僊海僊字相相近致訛孫校曰太平寰宇記湟水縣四望山有水出上僊海鹽池也鄯氏偶失檢耳故闕駟曰其西即湟水之

其陽一名湟河亦謂樂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董祐誠曰逕之西海郡也後漢書永元中曹鳳請收復西海郡將徒士屯龍耆耆夷蓋聲之轉湟水雖不逕城北然以上鹽池下卑禾羌海及河水自河曲東流逕郡南推之城當在今青海南河水北折轉東蒙古游牧之地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孫校曰湟水

碾伯縣南門外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為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

逕卑禾羌海北董祐誠曰卑禾羌海即西海也今湟水出青海後旗南左翼末旗之間西曰博羅沖克必拉西曰昆有鹽都倫必拉合而東南流下流曰西川河皆青海東境也

池闕駟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臨羌和羌即獻王莽地為西海郡者也孫校曰此世謂之青海東鹽池及卑禾羌海地志所謂僊海鹽池矣

去西平二百五十里趙釋曰一清案太平寰宇記甘州張掖張水歷紺峻山南與張掖河合即鮮水也今本無之方輿紀要云西海亦曰僊海鄯道元曰古西僊之地也亦曰青海亦

水二

水二

日卑禾羌海亦曰鮮水海亦曰允吾谷鹽池
西海則其總名也在張掖境謂之張掖水
湟水東流逕湟

中城北董祐誠曰亦曰小湟中通鑑注湟水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是也城當在今青海東湟水南
十九年夏侯淵遣別將張郃渡河入小
故小月氏之地也十

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范曄後

漢書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為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

嶺其弱者南入山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後漢西羌

傳曰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以奴隸亡入三河羌怪為神

官本日案近刻脫怪推以為豪河湟之間多禽獸以射獵為

事遂見敬信依者甚眾趙釋曰沈氏炳巽曰道元引此文不

敬信之不應節去其曾孫忍因雷湟中為湟中羌也**湟水**

又東右控四水導源四溪東北流注于湟董祐誠曰四水當在今青海東南

羅斯南右翼頭旗之東**湟水又東逕赤城北**董祐誠曰隋書太業中宇

拔吐谷渾曼頭赤水二城疑赤水城即赤城正當而東入經

臨羌之西也城當在今綽羅斯南右翼頭旗東而東入經

朱同趙戎峽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官本日案近刻脫

趙增刊誤曰逕護羌城東董祐誠曰通鑑注漢宣帝置護羌

出上落水字逕護羌城東校尉治金城合居東漢初治安夷

建初二年徙治臨羌當即此城也城當在故護羌校尉治又

今綽羅斯南右翼頭旗東輝特南旗北

東北逕臨羌城西董祐誠曰此即下臨羌縣故城也二漢志

見臨羌新縣故城則此為二漢故縣矣注引十三州志臨羌

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

故縣新縣中隔湟水相去不遠西平郡即今西寧府城以道

里約之臨羌城東至今西寧縣幾二百里出邊外百里西去

西海郡幾三百里也當在西寧縣西鎮海堡邊外

輝特南旗之東北圖爾根察罕必拉入湟水處

東北流注于湟官本日案近刻脫注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北流

罕必拉出西南山東北流入湟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孫

博羅冲克克河當即羌水也

日臨羌故城 漢武帝元封元年 官本日案元封近刻訛作元狩 案朱訛趙改釋曰沈氏
在青海之東 乃封臨蔡非臨羌是元封非元狩 以封孫都為
日據史漢表云屬河內當是鄉亭之名也
侯國王莽之監羌也謂之綏戎城非也

之水出西南盧川東北流注于湟水 董祐誠曰水當在今西
寧縣西邊外接青海境

湟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 董祐誠曰臨羌徙治年代無
攷注言故城當魏晉開所徙

也注引十三州志在郡西百八十里郡即西 關駟曰臨羌新
平郡城當在今西寧縣西邊外接青海境

縣在郡西百八十里湟水逕城南也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

子城湟水又東右合湟溪伏湟石杜蠡四川東北流注之 董

誠曰四川當在 左會臨羌溪水發新縣西北東南流歷縣

北東南入湟水 董祐誠曰今和碩特南左翼末旗東南有水
合四水東南流至西寧縣西鎮海堡入湟水

疑即臨羌 湟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右出西南山下 官本
日案

右近刻訛作又 案朱訛 東北流逕龍駒城 董祐誠曰城當
在今西寧縣西

趙改刊誤曰又當作右 城在鎮海堡東則水當逕其東也 北流注于湟水 董祐誠
曰水當

在今西 湟水又東長寧川水注之水出松山 董祐誠曰長寧
水今曰北川河

有二源東源即此水西源則養女川水也東源有二水其西

一水東南流當即長寧水北山曰阿爾坦阿林當大通縣南

土司境即 東南流逕晉昌城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川 案朱
松山也

誠曰城當在今西寧縣北土司境注不言逕城之 晉昌川水
東西以東南流合晉昌川推之則逕城之西矣

注之 董祐誠曰此東源二水之東一 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

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

女山謂之養女川 趙釋曰一清案太平御覽云彼羌多禱而
祈女董祐誠曰今青海和碩特東上旗東

北有水曰布庫克必拉出北山曰沙拉克圖阿林其水東南

流右合一水曰沙庫克必拉出和碩特南左翼末旗東北山

日察罕鄂博圖阿林所謂水有二源皆長湍遠發也自沙拉

克圖阿林至阿爾坦阿林皆重山縣互當大通縣西南諸土

司境北至大通河南抵西寧縣北注關駟曰長寧亭北有養

引關駟所謂浩疊山即西平北山也朱趙山作之趙增一西字刊

女嶺即浩疊山西平之北山也誤曰於文當重一西字孫潛

校增亂流出峽董祐誠曰今北川河東西南逕長寧亭東城有

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長寧屬西平

也注言在西平西北四十里當郡後魏廢或屬鄯州今本地形志闕

在今西寧縣西北北川土司境在西平西北四十里朱無在

去字刊誤曰西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遠矣長寧水又東南與

平上落去字一水合水出西山東南流水南山上官本日案南上近刻衍

誤曰出有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

寧水董祐誠曰水當在長寧水又東南流注于湟水董祐誠

川河至西寧縣西北入湟水湟水又東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遠山官

董祐誠曰牛心川水今日南川河出西寧縣西南土司境

東北流逕牛心堆東朱箋曰古本作牛心堆御覽引湟水注

牛心川非矣董祐誠曰亦曰牛心山通鑑貞觀九年敗吐

谷渾于曼頭山進敗之于牛心山當在今西寧縣西南

北逕西平亭西董祐誠曰西東北入湟水董祐誠曰今南川

西又北入湟水西平郡之亭也朱趙無東字董祐誠曰元和

與注言魏黃初中立者小異後魏于此置鄯州郡當為州屬

今本地形志鄯州下闕隋唐鄯州治湟水縣在西平故郡東

唐儀鳳中分湟水置鄯州城則與故郡相接元和郡縣志湟水

縣本破羌縣地土樓山在縣西百三十里鄯州東至州一

百二十里北枕湟水西即土樓山以此注土樓在西平亭東

北五里推之則土樓正當故郡之北鄯州在東其地相接太

平寰宇記鄯州縣下西平故郡之北鄯州在東其地相接太

蓋由湟水縣言之猶元和志土樓在鄯州之西而湟水縣下

猶云在縣西一百三十里皆誤錄舊圖經之文未及改正也

之西寧州城為唐鄯善縣非隋唐鄯州治州城之西即與西

平故城相屬今西寧府治即宋之州城明之衛城攷陝西行

都司志謂自衛城西至南迤東城即故亭也漢景帝六年封

東約八里餘乃古城信矣

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邠為侯國趙釋曰沈氏曰據史漢表俱作平曲其子賀傳亦作

平曲乃東海之屬縣全氏曰索隱曰漢表在高城則是渤海

非東海也今本無之蓋脫失也寰宇記曰在霸州永清縣漢

志東海有二平曲縣齊召南曰縣邑同名者皆異郡故或加

東西字以別之東海一郡而平曲二縣同名殊不可曉以莽

所改一曰平端一曰端平推之或者第二平曲是曲平乎道

元以為西平蓋誤以曲為西耳一清案後漢書萬修傳永初

七年鄧太后紹封修曾孫豐為曲平亭魏黃初中立西平郡

侯則以第二平曲為曲平非無證也

憑倚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為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

董祐誠曰在樓北倚山原峰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

祠雕牆故壁存焉闕駟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

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雁次相綴東北

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董祐誠曰泉當在今西寧縣西北湟水又東右合蔥

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溪亂流注于湟董祐誠曰水當在今西寧縣東湟水

又東逕東亭北朱趙不重湟字董祐誠曰西平郡之東亭也當在今西寧縣東東出漆峽董祐誠曰當在今西寧縣東

誠曰當在今西寧縣東山峽也東流右則漆谷常溪注之左則甘夷川

水入焉董祐誠曰二水當在今西寧縣東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遠

山西北流控引眾川官本日案近刻流訛作北屈逕安夷城

西北董祐誠曰此安夷城在湟水南即下安夷縣故城也二漢志縣屬金城郡晉志屬西平郡禿髮利鹿孤鎮安夷

蓋即此城後廢下注云在西平亭東七十里闕駟曰四十里

以下宜春水西南流至安夷城南入湟推之知別是一城在

湟水北此水以安夷名則由來已久所逕城自即故城矣當

在今西寧縣東接碾伯縣界明西寧衛志以衛東七十里平

戎驛當之東入湟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西寧縣東界湟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

董祐誠曰注不言逕城之南北城有東西門在西平亭東七

十里官本日案在近刻訛闕駟曰四十里湟水又東左合宜

春水水出東北宜春溪西南流至安夷城南官本日案近刻

脫城字案朱

案朱趙同

闕駟曰四十里

湟水又東左合宜

春水水出東北宜春溪西南流至安夷城南

趙作至于安夷南董祐誠曰此安夷城在湟水北非二漢故縣安夷之廢地志不詳或後魏時尙置縣以屬鄯州故地形志闕之歟城當在今西

入湟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碾伯縣西南所湟水有勒且之名

疑卽此號也朱箋曰勒且後漢書耿恭傳作勒姐注云姐音紫闕駟曰金城河初與

浩亶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湟水又東左則承流谷水南

入官本日案左則近刻作右會達扶東西二溪水參差北注

亂流東出期頓雞谷二水北流注之官本日案期字上近刻

上朱有六山名也東流六字趙改六山名爲六谷山刊誤曰

六山名當作六谷山下云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水出此

山故名案官本止言衍東流又東官本日案近刻脫此二字

二字移六山名也四字於下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吐

郿上落又吐那朱作郿箋曰疑孤長門兩川南流入湟水董

東二字

誠曰諸水當並在今碾

伯縣西境湟水左右

六山名也官本日案此四字原本訛

在上亂流東出句下今考

上六水出六山之溪谷皆舉山以

名其水故總釋之亦注內之小注

湟水又東逕樂都城趙

曰一清案後漢書馬武傳又戰于洛都谷章懷注云湟水一

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洛都卽樂都

也孫校曰穆天子傳溫谷樂都卽此董祐誠曰漢書趙充國

傳夜引兵至落都卽樂都也後涼有樂都太守田瑤則郡卽

呂氏所置南涼禿髮烏孤大城樂都而居之後魏置鄯州領

縣並闕隋唐爲湟水縣地志皆以樂都卽今碾伯縣治而後

漢書注輿地廣記皆言破羌縣故城在湟水縣西與此注先

逕樂都後逕破羌者不合當以此注爲正蓋二城俱相近也

東流右合來谷乞斤二水官本日案近刻右訛作又斤下衍

作右又朱

趙有流字

左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董祐誠曰諸水並

破羌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縣屬金城郡晉廢當在今碾

伯縣東明西寧衛志謂卽碾伯東四十里老

驛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省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

河在南門前東過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

又東南逕小晉興城北

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一統志云小晉興蓋即

晉興郡治之晉興縣猶沛郡沛縣之為小沛也後魏廢故都注引闕駟說城在允吾縣西四十里當在今碾伯縣南

尉治闕駟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官本日案城下近刻衍也字

案朱趙有湟水又東與閭門河合即浩疊河也

孫校曰後漢書注浩水名也疊者水流山峽間兩

出西塞外

官本日案西下近刻衍北字案朱岸深若門也

字衍文漢書地理志校董祐誠曰浩疊河今日大通河出青海西北山曰阿木尼厄庫阿林水曰烏蘭木倫必拉當安西

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

董祐誠曰今當肅州甘州府南境邊外為青海之直南

東南逕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南

董祐誠曰城當在今青海北

又東南與湛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嶺下東源發于白岸谷合為

一川東南流至霧山注閭門河

董祐誠曰水當在今青海東北

閭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

董祐誠曰養女山見上閭門逕其北在今大通縣西境

東南左合南流川

水水出北山

官本日案近刻脫一南流入于閭門河

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大通

閭門河又東逕浩疊縣故城南

朱趙不重閭門二縣西境

晉志俱屬金城郡後廢元和郡縣志浩疊故城在廣武縣西南一百三十里允吾故城在廣武縣西南一百六十里是水流二縣間也當在今平番縣西南土司境

王莽改曰興武矣闕駟曰浩讀閭也故亦曰閭門水兩兼其稱矣

朱箋曰孟康漢志注云浩疊音閭門今俗呼此水為閭門水

又東流注于湟水

浩疊水東至允吾入湟水

趙釋曰一清案師古曰浩音誥水名也疊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

今俗呼此水為閭門河蓋疾言之耳

湟水又東逕允吾縣北為鄭伯津

朱趙不

與澗水合

官本日案澗近刻訛作澗

水出合居縣西

朱作澗箋曰漢志作澗趙改澗

字

二

與澗水合

官本日案澗近刻訛作澗

水出合居縣西

朱作澗箋曰漢志作澗趙改澗

字

二

與澗水合

官本日案澗近刻訛作澗

水出合居縣西

朱作澗箋曰漢志作澗趙改澗

字

二

與澗水合

官本日案澗近刻訛作澗

水出合居縣西

朱作澗箋曰漢志作澗趙改澗

北塞外

官本日案出下近刻衍縣北二字案朱衍趙刪刊
誤曰縣北二字衍文漢書地理志校董祐誠曰令居
故城當在今平番

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武帝元鼎二年置
縣西北土司境

王莽之罕虜也又南逕永登亭西董祐誠曰當在
今平番縣西

歷黑石谷董祐誠曰當在
今莊浪廳西

南流注鄭伯津董祐誠曰今有可川出古
浪縣西南東南流逕平番縣

西又南逕莊浪廳東南入湟當即澗水漢志云
澗水出令居西北塞外至縣西南入鄭伯津

湟水又東逕
允街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晉志縣屬金城郡後廢太平
寰宇記謂在昌松縣南案允街為湟水所經

不得越廣武而入昌松也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修遠
城當在今莊浪廳西南

亭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無亭字然莽改允吾縣為脩遠則
此宜有亭字以別于郡治今漢書有脫文當以水經注

補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交龍官本日案交
近刻訛作蛟

案朱訛趙改刊誤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
日蛟全氏校改交

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枝陽縣董祐誠
曰二漢

志屬金城郡晉廢前涼復置
後魏廢當在今莊浪廳南

逆水注之孫校曰元和志廣武
縣烏亭逆水在縣西

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董祐誠曰允吾當作允
街允吾在湟水南不得

越允街令居諸縣而有逆水源太平寰宇記所引亦誤蓋由
允吾允街相近王莽又竝改曰脩遠故漢志錯入允吾下後

人遂據以誤改耳漢代未有廣武縣今平番西南迤北至縣
西北皆當在漢允街地莊浪廳則枝陽地也參街谷疑亦允

街谷之誤東南流逕街亭城南董祐誠曰十六國春秋秃髮烏孤
敗呂光將于街亭即此太平寰宇

記言允街故城在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即逆水與地廣記
亦言在昌松東南疑即此街亭城非允街故城也當在今平

番縣西北又東南逕陽非亭北官本日案亭北近刻訛作北亭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北亭當作亭

北董祐誠曰十六國春秋涼將馬健自陽
非退屯清塞即此亭也當在今平番縣西

又東南逕廣武城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廣武本漢枝陽縣前涼置廣武郡
隋書地理志後魏置廣武縣並郡魏書地理志無之城當

在今平番縣南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趙無治無戴官
近莊浪廳治

日案原本訛作故無載據三國志改正案朱
作故無載箋曰魏志作治無戴乃羌人名趙改于此處也城

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蹏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

李廣利代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故漢武帝天馬之歌曰官

日案武帝二字近刻訛作賦字天馬來兮歷無草官本日

案朱訛趙改刊誤日賦當作武帝天馬來兮歷無草案近刻

訛作阜案逕千里兮循東道官本日案循近刻訛胡馬感

朱訛趙改案逕千里兮循東道官本日案循近刻訛胡馬感

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

外官本日案夕字近刻作食時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日候馬亭

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蹏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

之形故其俗號日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是朱箋日疑作有

大小之迹體狀不同視之便別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

東南入于湟水董祐誠日今莊浪河出平番縣北東南流繞

莊浪廳西而南當即逆水然入河不入湟或

言今有地理志日逆水出允吾朱無出字趙增吾東至枝陽

變遷也

入湟趙釋日一清案漢湟水又東流官本日案湟水二字近

趙改刊誤日案河字當作湟水二字漢書注于金城河董祐

地理志所謂湟水東至允吾入河者也

今湟水自青海東北和碩特東上旗南和碩特南右翼後旗

北東流逕和碩特南左翼末旗南又東入邊逕西甯縣北又

東逕碾伯縣北又東南逕巴燕戎格廳東南莊浪廳西南入

河在漢為臨羌安夷破羌允吾允街枝陽境故漢志云臨羌

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即積石之黃河也闕駟日河至金城縣謂之

金城河隨地為名也釋氏西域記日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

在屯皇趙釋日一清案屯皇即敦煌師古日東南四百里阿

步干官本日案阿步干近刻訛作河步干案朱訛趙改刊

誤日全氏云阿步干鮮卑語也慕容廆思其兄吐谷渾

因作阿干之歌蓋胡俗稱其兄日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

省也今蘭州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置阿干縣

皆以阿干之歌得名阿干水至今利民日溥惠渠又有沃干

通鑑晉紀魏冀州刺史阿薄干胡三省註魏書官氏內入諸
姓阿伏干氏後爲阿氏薄伏皆與步音通轉而人又取山之
號爲姓 鮮卑山 趙釋曰一清案 東流至金城爲大河河出崑
名也 三字注中注

崑 官本日案近刻脫一 崑崙卽阿耨達山也河水又東逕石
河字 案朱趙不重

城南 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謂之石城津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董祐誠曰晉書載記苻堅使荀萇等伐涼濟白石 關駟曰在
城津卽此津也當在今莊浪廳南接皋蘭縣界

金城西北矣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 董祐誠曰二漢
晉志縣俱屬金

城郡元和郡縣志後魏於允吾置金城縣則在河北故此
言故城也城在今皋蘭縣西四十里曰西古城北臨黃河應

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註薛瓚云金者取其

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日

蘇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從土成聲管子曰內爲之城 朱同
趙改

之爲刊誤曰爲 城外爲之郭 官本日案近刻脫一城字 郭外
之二字當倒互 案朱趙作外之爲郭

爲之土間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郭外之 地高則溝之 官本日
上開 案朱訛趙上改土 案地近

刻訛作池 下則隄之 官本日案近刻脫此 命之日金城十
案朱趙作池 四字 案朱趙無

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出縣之南山

趙出上增泉字刊誤曰出上 按者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
落泉字名勝志引此文校增

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而居此城

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爲羣羌圍迫無水暉以

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其水自縣

北流注于河也 董祐誠曰泉當在今皋蘭縣界明一
統志以東南八十里白石山泉當之

又東過榆中縣北 孫校曰地理志金城郡縣有榆中章懷曰榆
中在金城縣東北案金城故城今蘭州治也

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金城郡榆中二漢晉屬通鑑
注榆中在蘭州東五十里今皋蘭縣東境接金縣界

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案地理志 官本日案志
下近刻衍曰

朱趙有案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金城

即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趙釋曰一清案任氏廣書敘指南曰水經

河州地名曰榆城太平寰宇記河州枹罕縣榆城溪烏頭川在郡東方輿紀要蘭州有榆中城漢縣杜佑以為即故大小

榆谷誤也

又東過天水北界

孫校曰地理志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日填戎董祐誠曰勇士縣漢志屬天水郡蓋

榆中之東即勇士縣界

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

官本日案苑近刻作苑下同案朱趙同孫校曰案今靖

遠縣西有苑川城黃河自蘭州界東北流越亂山中二百餘里入縣界瀉落巨川有如瀑布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廣董

祐誠曰勇士縣漢志屬天水續漢志屬漢陽晉廢十六國春秋苻秦置勇士護軍漢故城當在今金縣東北此云子城蓋

西秦後所置輿地廣記稱苑川城乞伏國仁據此後日子城縣是也當近今金縣治

官本日案成近刻訛作城案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

苑故漢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萬餘人官本日案迷近刻訛作述案朱同

箋曰漢書通典到襄武首陽平襄勇士抄此苑馬官本日案竝作迷吾趙改

衍至字馬訛作焉案朱同趙存至乙抄此焉改馬刊誤曰

日焉當作馬案於文是至此抄苑馬朱氏箋之未盡顏師

古苑字焚燒亭驛即此處也又曰苑川水地為龍馬之沃土

故馬援請與田戶中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十

里官本日案近刻作案朱趙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董祐誠曰十六國春秋乞伏國仁置

苑川郡乞伏乾歸自金城遷都又北入于河也董祐誠曰今西城二城當在今金縣界中

出馬寒山峽中東北逕縣南門外北流逕縣西又北流入河俗亦曰浩疊河當即苑川水也

又東北過武威媼圍縣南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案朱訛趙改又南作東

刊誤曰又下落東字東北之東衍文河水東注不應遽折而出

北或斜趨東北則可矣例以下天水勇士縣經文校改孫校曰

今中衛縣西南有媼圍水下流入黃河縣在河西莊浪之東南中衛之西南也地理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

年開莽曰張掖縣有媼圍董祐誠曰二漢志縣皆屬武威郡晉省在今皋蘭縣西北

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

河也趙釋曰全氏曰案胡三省曰禿髮僭檀之拒赫連其臣焦朗勸令從溫圍水北渡疑因媼圍縣得名說媼為溫

也前此晉馬隆討涼州鮮卑渡溫水則省文也後此拓跋伐沮渠李順謂自溫圍水至姑臧則又訛圍為圍矣是即道元

所謂泉源逕縣南入河者董祐誠曰泉當在今皋蘭縣西北

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孫校曰地理志天水郡縣有勇士今靖遠縣西二百里有勇士故城

地理志曰滿福也官本日案滿近刻訛屬國都尉治趙釋曰

漢志勇士縣下云屬國都尉治滿福似別是一城道元顛倒引之有舛誤也王莽更名之曰紀德

有水出縣西官本日案近刻脫有字西訛作山案朱趙同

後漢書西羌傳趙冲復追羌到建威鶻陰河章懷注曰續漢志建威作武威鶻陰縣名屬安定後漢屬武威宋白曰即水

經河水東北過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流溪澗縈曲途出

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于湖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

注河董祐誠曰水當在今金縣東北又有赤畦川水南出赤蒿谷北流逕赤

畦川又北逕牛官川又北逕義城西北北流歷三城川而北

流注于河也董祐誠曰水當在今金縣東北接靖遠縣界

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

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官本日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

經祖厲縣屬安定郡續漢志屬武威郡晉省元和郡縣志前

涼張軌收其縣入于故武威縣側近別置祖厲縣是前涼祖厲縣在今涼州魏書地形志隴東郡有祖厲縣又在今平涼

皆非河水所逕也故城在今靖遠縣西南一百三十里漢武帝元鼎三年官本日案近

案朱趙同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于此也王

莽更名之曰鄉禮也李斐曰音賴朱箋曰漢地志安定郡有祖厲縣本紀李斐注云祖

厲音嗟賴趙釋曰一清案五字注中注全氏曰漢書注李又
斐云祖厲音嗟賴祖字从衣不从示从示者作阻聲是也

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租厲南山董祐誠曰今會甯縣故
漢祖厲縣地川水出其

南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于河官本日案河下近刻衍
水字案朱衍趙刪董

祐誠曰祖厲川今日南玉河出會甯縣東南西北
流逕縣南及西又西北流逕靖遠縣西南入河**河水又東**

北逕麥田城西孫校曰麥田故城在靖遠縣北晉咸和四年
乞伏述延自苑川遷於麥田即此董祐誠曰

十六國春秋西秦乞伏儁大寒自苑川遷
於麥田無孤山即此在今靖遠縣東北**又北與麥田泉水**

合官本日案此十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城西北**

西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水當在
今靖遠縣東北**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

谷官本日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上注
文記河之西南來所逕至此即經所謂東北過安定北界

麥田山也案朱訛經趙改注又朱山西下無谷字補增刊
誤曰箋曰謝兆申云宋鈔本西下有谷川二字案十字是注

混作經謝說谷川之川是山字之誤於文為河水又東北逕
麥田山西谷甸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經注割裂故有

此誤其實皆注文也董祐
誠曰在今靖遠縣東北**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官本
日案

近刻脫山字**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董祐誠曰當在
今中衛縣南**又**

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官本日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九字是

注混**即苦水也**官本日案苦近刻訛作若下同案朱訛趙
改刊誤曰若水方輿紀要作苦水云水味苦

故名下並同董祐
誠曰今日清水河**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官本日案隴近
刻訛作壟案

朱訛趙改董祐誠曰今清水河出
固原州西南六盤山即大隴山也**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吳**

漢從高平第一城苦水谷入官本日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吳
字據後漢書補案朱脫吳字

趙並刪漢字城字刊誤曰漢字衍文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建
武八年閏月帝自征囂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

會高平隗囂傳云八年帝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王遵持
節監大司馬吳漢畱屯長安又云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

彭圍西城吳漢傳云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蓋
吳公始屯長安帝自將至高平後乃命與岑征南同圍西城

漢字為羨文無疑又黃省曾本無城字朱氏據續漢志增
然范史俱作高平第一正不必增也若水是苦水之誤即

是谷也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

董祐誠曰高平二漢皆安定郡治魏書地形志原州

太延二年置鎮正光五年改置并置郡縣治高平城領郡二

高平郡領高平元和郡縣志平高縣後魏太延二年於今縣

理置平高縣屬平高郡是地形志高平當作平高矣原州之

高平為漢縣地形志不注而高平二漢屬安定之文乃反在

新平郡移置之高平下誤矣諸志皆以今固原州城為漢魏

迄唐之城然此注既言故城而元和志又明言於今理置平

高縣則魏城非漢城矣下注言長城在高平北十五里而元

和志作十里今州志亦同是高平故城當近今固原州治而

稍南也方志多以漢武帝元鼎三年置官本日案近刻脫置

誤曰安定郡上落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縣曰鋪睦西十

里有獨阜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為風

堆其水又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

高平川董祐誠曰今州北五里有川水又北出秦長城官本

長字近刻訛在城字下案朱無長字箋曰宋本無又字秦

城字作長城趙秦下增長字川水下依宋本剛又字董祐誠

曰注稱在縣北十五里城在縣北一十五里趙刊誤曰在上

今州西北十里有遺址城在縣北一十五里落城字黃省曾

本校又西北流逕東西二土樓故城門北官本日案土樓近

朱趙同刊誤曰箋曰太字疑誤案寰宇記云原州蕭關縣本

隋他樓縣地方輿紀要平涼府鎮原縣有他樓城本漢高平

縣地晉太元十六年乞伏乾歸擊鮮卑部帥沒奕干沒奕干

奔他樓蓋舊有此城隋因置縣他太聲之轉樓婁形之近也

不得云誤字董祐誠曰朱氏本作太婁箋曰太字疑誤戴氏

據永樂大典本作土樓趙氏曰晉太元十六年乞伏乾歸擊

鮮卑部帥沒奕干沒奕干奔他樓隋有他樓縣他太聲之轉

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

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安定郡朝

那有湫泉劉昭補註續志云朝那有湫淵湫水北流董祐誠

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湫水北流董祐誠

封禪書湫淵祠朝那卽此蓋朝那故城在今平涼縣西北與

固原州西南接壤也今固原州西南六盤山之陰山腰有泉

徑廣一里名曰西海下流為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水出

海子河卽此北流之水也

趙刊誤曰在上

落城字黃省曾

縣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董祐誠曰今確河出固原州西山北流逕魏行

宮故殿東董祐誠曰當在今固原州西北確河上又北次水注之出縣西南四

十里山中趙出上增水字刊誤曰出上落水字董祐誠曰今須滅都河出確河之西北流逕行宮

故殿西又北合次水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董祐誠曰今小黑河出須滅都

河之東北流又與次水合水出縣西南六十里朱作酸日宋本作

酸趙陽山董祐誠曰今大黑河出小黑河之西東北流左會右水總為一川董祐誠曰今五水會

於固原州西北東逕西樓北官本日案樓近刻亦訛作婁案朱作西婁趙增太字刊誤曰

西下落太字董祐誠曰太樓東注苦水董祐誠曰今五水合清水河於固原州北

段頴為護羌校尉于安定高平苦水討先零斬首八千級于

是水之上苦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源高平

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

東北流右入東水亂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為一川

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曰石門水在

縣西北八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董祐誠曰按

無石門水姑從川水又北自延水注之水西出自延溪官本日

近刻脫水字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在縣西北百里官本日

脫在字縣下復衍之字案朱脫衍趙增刪刊誤又東北逕

日縣上落在字之字衍文又朱趙百上並有一字

延城南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固原州北東入高平川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固

水河一統川水又北逕廉城東董祐誠曰注稱案地理志北

志辨之所經方為漢縣故城此廉按地理志官本日案志下近刻

城當在今固原州東北案朱趙有趙釋曰地有廉縣官本日案漢志北地郡廉縣不云廉城縣亦見下卷

闕駟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為狄場故城

舊壁盡從胡目官本日案胡近刻訛作故案朱地理淪移

不可復識當是世人誤證也川水又北苦水注之水發縣東

北百里山官本日案此處應有訛脫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流注

高平高平又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下高平二字重文逕

三水董祐誠曰縣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

條山西趙釋曰一清案方輿紀要平涼縣有牽屯山名見北史爾朱天光及賀拔岳傳亦即地理志之開頭山師

古曰開音若見反又音牽土俗語訛謂之涪屯山杜佑曰并頭山訛為牽屯山此名牽條蓋異名也董祐誠曰今固原州

西北二百里有海喇都東北流與若勃溪合水有二源官本

日案水字近刻訛在合字上案朱總歸一瀆東北流入肥

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固原州西北肥水又東北流遠泉水注焉泉流所發導

于若勃溪東東北流入肥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固原州西北肥水又東北出

峽注于高平川董祐誠曰今海喇都堡西之水東北流右合小水東北流入清水河當即肥水也水

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安定後魏移置三水縣于新平故此言

故城也城當在今固原州東北清水河東隔山接環縣界通典謂在安定元和郡縣志謂在良原或魏晉廢縣時更有遷徙皆非

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漢縣也

百四十里議郎張奐官本日案議近刻訛作侍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後漢書張奐傳是議郎侍字

也為安定屬國都尉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廢使金如粟不以入

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縣東有溫泉溫泉東有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今于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即縣

之鹽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趙刊誤曰箋曰宋本河下

有一泇字案黃省魯本無河水又東北逕胸卷

泇字董祐誠曰今清水河自固原州北流至中衛縣東靈州鳴沙堡西入于河

卷

縣故城西

官本日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

卷故城在今中衛縣東唐為靈州鳴沙縣地董祐誠曰漢志
縣屬安定郡後漢省故城在今清水河口當靈州西南近鳴
沙堡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董祐誠曰
津下枝河水于此有上河之名也

水經注卷二